

文 學 叢 刊

鹽 的 故 事

蹇 先 艾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 目 錄

鹽的故事	一
生涯	五三
父與女	七一
謎	九一
松喜先生	一二一

## 鹽的故事

一

「明辯我友：

我告訴你，近來我忽然悲觀起來了。你一定會感覺非常詫異，疑惑我的精神有點反常……」

村自治公所的書記臧嵐初正伏在條棹上，在一盞飄動着慘黃燈花的桐油燈底下，開始寫一封長信給他的一個朋友。書記先生是一位瘦削的小個子，一臉營養不足的菜黃色。他寫信時的神情很緊張，胸脯不平地起伏着，左手緊緊地按住信箋，近視眼離紙不到兩寸，兩頰不住地顫動着。鬱積的怒氣呼呼地從他的唇邊吐出來。

紅沙壩的村自治公所只是兩間一半用茅草一半用粗瓦蓋成的矮屋，位置在半山崖上，裏面塞滿了曬穀子用的蓆墊，斗，米篩，和風簸一類的東西，還有一間拿兩扇門搭成的簡易臥榻。書記非到臨睡的時候，決不進那間屋子去；他一天到晚都在外間辦公室的那條窄板凳上坐着，彎着腰桿抄寫各種文件。有時他手寫得痠了，便站在門外看看那被瘴霧繚繞着的山景。他脚下便是這小村的幾十家住戶，在樹林深幽的掩映之中，還顯不出怎樣的破落來。偶爾聽得見一片啁啾的人聲。有時人聲寂滅，鷄犬的歌喉便替代了牠們高揚起來。自治公所的辦公室並不比裏面講究，只多了一張漆皮剝落的條桌和幾根腿子活動的板凳。所長柳道學先生說不定十天半月才來一趟，其實是帶着行頭來燒一趟煙，同幾位當上坡來的鄉下老說一陣閒話，便啣着葉子煙桿大搖大擺地又回去了。他把什麼事情都委託給臧嵐初；而書記也很高興，落得一個人過着這清靜的生活。晚上臧嵐初沒有事的時候，便到村子裏去教一點書，並且幫人家抄賬寫信，有好幾位老婆婆簡直離不開他。

一個省城師範學堂的畢業生來做這樣的工作，自然是很苦的。偏偏這書記天生就一副古怪的性格：他不願意在城裏住，城裏那些假情假意的親戚朋友把他弄得煩膩了；爲了想多看看鄉下人的真實生活，爲了一番改良鄉村的弘願，他跑到這個貧瘠的紅沙壟來了。初來的幾個月事情是很順遂的。雖然他沒有把大家共同的一窮的問題一解決；但很奇異的是父老們都歡迎着他這樣一個嶄新的人物。他指導着他們辦民團，設立簡易小學，創辦公共閱報處；大家精神上的煩惱因此一天比一天減少下來。

半年之後，一個新的苦痛又開始包圍着紅沙壟了。連滅嵐初這樣最有智慧的人也會被鎖在鐵籠裏面，一根一根的黑鐵柱子挺然豎立在他的面前，他缺少撼搖的力量。他簡直怕去看那些村人的愁慘的面孔，成天都躲在村自治公所裏，關上門，那裏還有心情去瞻望山景呢？他想把心事向什麼人訴說一下，目前却沒有這樣的對象。忽然想起在鄰省的老同學王明巒來了，這個人是一向比較了解他的；他才在那

天晚上來寫這封信。

「……你向來都知道我是最樂觀的人；但決不是一個玩世主義者；我是一個最肯前進的，什麼艱難困苦都想克服的人。我在這個小村莊來了不過六個月，我已經幫他們做了不少的事了；關於那些事業，固然渺小，值不得誇耀；至少我總算沒有白來鄉下一趟。在前兩封信裏已經說得很詳細了，我不想再說，就誤了我要向你陳述的我最近的苦惱。」

「這次村中所受的困苦，完全是超出我的解決的能力之外的，就是他們沒有鹽喫他們淡食已經一個多月了。連我們村自治公所做菜，也只能拿一小塊灰鹽來在菜裏泡一下，略微有了一點鹹味，便取出去。怕喫完以後，便沒有法子繼續。然而鹽塊終於漸漸地融化了，恐怕再過些日子，我們也只有淡食這一途吧。」

「今天我下坡去在村子裏走走，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的面貌都非常黧黑，沒有一點笑容，像喪亡了什麼人一樣；不說話，低着頭，拖着鞋，不扣衣服，無目的地亂走。」

我走到街上去，到處都聽得見淒涼的歎息的聲音，像秋風中的落葉。這不是凍怕冷，頂多身上瑟縮發抖，口裏打戰，你至少可以躲進屋子，跑到竈門前去取暖；這不是餓餓着的時候，遍山的豬草野菜和蕨苔都可以拿來當飯喫的，或者還可以向有錢的人家求乞一點剩菜殘羹；不幸餓斃在路上，鄉下的農夫們都能順便把你抬到山上去，挖一個坑子埋葬。做這種修善的人多得很。沒有鹽吃，朋友，那簡直是活受罪；換句話說：這是我們世間上一種最慘酷的刑罰。前些日子村子裏還聽得見下面這幾種聲音：

「張大娘，有鹽沒有？借我一點；二天買來加倍地還你。」

「李六哥，做點好事，鹽腳脚都行，並不要好的。」

「難道鹽湯湯也沒有嗎？」

「我只借一掬掬那麼一點，灰鹽都不要緊呀！」

「今天一種死寂的空氣整個籠罩着紅沙壟了。平素幾個極熟的鄉下朋友都

不見踪跡了。我慢慢地踱到村子的盡頭，忽然有一陣小孩的啼哭聲鑽進我的耳裏。這號泣，是不是因爲食物中沒有味道呢？我心裏揣度着；一面便飛快地跑上坡來。

『朋友！你願意知道我們這裏爲什麼鬧着鹽災嗎？聽我給你說。我們這一省是不出產鹽的，而且你也知道我們這邊正是你們貴省的鹽巴的惟一銷場。你們那邊的魔鬼，成年地把我們窮人汗血掙來的錢，成千成萬地吸收了去。從前這裏賣鹽是自由的，你有錢有力量便可以自己去搬運，誰也不來阻止你，干涉你；政府是不徵稅的。但是人民已經夠苦了，每每要用捐子去馱，要翻過許多高山大谷，在沒有三尺平坦的崎嶇的道上顛連好幾百里，才能到達出鹽的地方。你一定看見過我們省裏有一種名叫鹽巴客的人吧？他們是我們這裏最苦的人物，同時也是最勞苦功高的人物。他們全都屬於一個典型，黑而發光的臉上布滿了辛苦的皺紋，紅腫着壓斷了骨架的雙肩，脚桿上隨時都帶着斑斕的傷痕。他們行路時，永遠像牛一樣地喘着氣，在下着滑滑的桐油凝的天氣，翻越險巖的山嶺，爲了什麼？純粹爲了解決我們的民生



問題後來收稅以後，鹽價飛漲起來了，我們大家就把這件事看得非常嚴重，每每感覺到應付的困難。而且你們那邊又成立了什麼封口，實行壟斷的政策。我們從此就不能直接到鹽井邊去搬運了，完全要從鹽幫手裏購買，咬着牙巴骨來承受他們的剝削。他們是可以任意把價格抬高的；但是我們有什麼方法拒絕不買呢？這兩年來這裏的自由販賣忽然改成岸商制度了。我們喫的鹽是從小販手裏買來的，小販又必須到岸商那裏去買。因為稅率稍高，岸商便特別高漲了鹽價，任意操縱起來；小販無力去買來轉售，鄉下的鹽自然缺乏，不得不喫灰鹽，甚至於淡食了。這便是這次災荒的起源。

「朋友，你說，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我個人的力量是這樣地薄弱！我的遠房的一個叔叔，就住在隣村櫻桃堡，他是兩個鹽號的老板；我竟缺少說服他的力量，讓他做一件偉大的事情，把鹽放散一點給我們村裏的可憐的人們。因為思想不同的關係，他向來很仇視我，我知道去說了也是白說。但是村裏的人都不相信，總咬口說：

『你是他的姪子，說話準不會生效嗎？不見得！』我近來把這個問題在心裏盤算得太久了，我真愁悶得要死。

『明辯兄，我想如果再像這樣的情形下去，紅沙壘我事實上不能再住下去了。前天我曾經向我們的所長建議，請他發起一個施鹽會，讓城裏和本地的地主階級們把積存的鹽施捨一點給我們沒鹽喫的人們。因為他們有錢，買鹽並不感覺如何地費力。但是柳道學拒絕了，他怪我太愛管閒事。朋友，從前我們只聽見過施茶、施錢、施米、施衣服；現在越鬧越新奇，會要施起鹽來了。——然而事實上還辦不倒呢！』

『我失眠了好幾夜了。不知道爲什麼我聽到山風的呼嘯，便好像紅沙壘的人們的哭號，這也許是心理作用吧！』

『好友，你有什麼良策指導我跳出這苦悶的圈子嗎？』

最後他一面揉着酸楚的眼睛，一面在信箋上落上自己的名字和月日。

臧洪發是壽縣的一位頗有名望的商人，一個人經營着兩家鹽號。沒有幾年工夫，便一步登天地發財了。但是他的善於操持家務的太太却在某年死掉，他立刻就娶了律團長的一個年青丫頭來填房。聽說據算八字的李歪嘴推測那位丫頭像貌很有福氣，律團長本來預備把她收上房的，並不是貪圖她是一個福人，因為她的肚子裏已經有了小團長。但是被嚴厲的律太太知道了，發了一場脾氣，碰毀了一棹子的擺設，硬不答應。因此他們忙忙地四處託人要把桂花嫁出去。桂花其實是律太太從來就離不開的人，因為聽說她有福氣，還把她送去陪着小姐上過幾年學，哪里知道會出了這樣想不到的岔子。律太太枉自培植她一場。爲了這件事，她只要一跟別人提起，就歎氣。桂花人的樣子本來生得不錯，細皮嫩肉，清清秀秀，簡直具有一個大家閨秀的形態，同律小姐的舉止比起來，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區別。臧洪發有一個鷹

鈎鼻子，面孔又黑又麻，下頰整整地被落腮鬚籠住，論儀表是配不過這位女性的。但是他有一副經營鹽巴企業才能。每年他總是聯合幾家鹽號去包辦買一個岸口，計劃得很周密；開會決定鹽價時，股東們無不聽取他的意見。他很有城府，眼光又比其他的商家看得遠。膽子雖然小一點，人家都恭維他小心謹慎。他還有一種特別的手腕，便是把城裏各處的現金吸收，存到他的鹽號去，聽憑他的運用。他沉默的時候，靜若處女，說話的時候，語音像洪鐘一樣地驚人。有人說：臧洪發要是肯做官，起碼可以做到財政廳長。

他兼營的副業很多，如像放印子錢，販鴉片煙，買賣糧食之類。幾乎每一行生意，他都具有豐富的經驗；行市看得很準，貨色瞞不過他。凡事只要他的計劃一出來，手下便有一幫徒弟先生去替他效力。據說他每天最忙的是親筆寫下面這樣款式的借約：

立借約人×××今憑中人×××並以×××担保借到

臧洪發君名下大洋××元，共分×月本利還清。從×年×月×日起，每月還洋××元。遲到一日，罰洋××。因恐口說無憑，特立此約爲據。

立借約人      ×××押

中人            ×××押

年            月            日

鹽號老板的字寫得很生疏，下筆時手就有點發抖，還得戴上老光眼鏡，而且寫的又是什麼楷書。每天要寫好幾個同樣的摺子。因爲放不下心，這件事便不能讓管賬的先生代辦。別人都很羨慕他這種事業，他自己却認爲非常痛苦。他常常向他的同行們歎氣道：

「唉！做這種事情真膩人，又沒多大的賺頭，×媽我真想不幹了！外面的人是不

曉得我們的內情的，還要搯一個罵名！

有一些人說，臧洪發雖然有錢，樣子却沒有律團長那樣魁偉，桂花一定不會喜歡他的。又有一些人說，桂花肚子裏已經下了種子，恐怕這鹽號的老板一定要答應那位軍人。因為律太太親口告訴過他：桂花還是一個處女。哪知道臧洪發很大量，也可以說思想很新，對於真操滿不在乎。結婚以後，他們兩位倒十二分親愛。鹽行街的人却不肯承認這事實，偏說完全是臧洪發久曠了的關係。不到七個月，新的臧太太便生了一個肥胖的大兒子。最奇怪的是臉上並沒有一點麻斑。鹽號老板高興得要死，把嬰兒當成活寶一樣地珍視。臧太太的性情變了，一切都變了，體格也發胖了，環境把她慢慢地轉變成一個老板娘子。她喜歡在她的手上帶上幾對鐲子，金煌的耳墜微微擺動着。她一天要擦幾回胭脂，臧洪發一見面，就向她開玩笑地喊道：

「糊猴屁股！」

她也並不讓步地反攻：「麻精麻怪！柘榴皮，翻轉來！」

臧太太有一個小小嗜好，愛打馬將牌。一個星期總要打好幾次；有時在自己家裏請客，客人不一定是老板娘那一羣，紳士的太太們她也常有往來；有時到人家的宅裏去打；有時到尼菴古廟去打，因為一方面還可以玩山。不過她不打大牌，不熬夜，一到十二點就散。這一點臧老板很滿意。在鹽號裏他總向着管賬先生們誇獎他太太的這一點長處：

『她能替我儉省，她打牌完全是爲了消遣，輸贏又不大。女人家本來在家裏也太悶了，應當玩玩。你們說是不是？』

嫁了一個有錢的丈夫，兒子也生了，當然沒有什麼再使一個女人不滿意的事情了。但是街上的頑皮的野孩子們却時常唱着一種歌謠，像有意來諷刺我們的鹽號的老板娘似的；那歌聲很嘹亮地，每天都會從牆外飄進來：

今世當丫頭；

人前不敢站，

站在人背後。

事情很湊巧，臧洪發在紳士們的筵席上，不斷地也有人稱呼他做『丫姑爺』了。他當時只有紅一紅臉，回到家來，看見他的太太，不知道爲什麼却覺得倍加難受起來了。喫飯的時候，默然一言不發，悶氣警在他的心裏頭，直到對方再三追問，他才歎着氣說出來。於是女人好像受了什麼委屈似的，就傷傷心心地哭起來了，披散着頭髮，兩手在胸膛上捶個不住。這樣的劇情常常重複地表演着。

臧太太後來便天天嚷着要搬到鄉下去住。她說，城裏的人太勢利眼，連小孩子都算上。鹽號老板對於他的鹽號可真放不下心，口裏雖然說着『未嘗不可以』，過兩天，他又把這件事情淡淡地忘了。太太總是糾纏得很厲害，塘寨和支吾完全失了



效力。好容易把到省城去收賬的他的外甥程廣富盼回來了。他才把鹽號的監督權交給這個中年人。查查曆書擇了一天好日子，全家便搬到櫻桃堡來了。在這里他本來就有祖宗的墳山，還有幾十畝田和一所房子。房子是半西式，請給莫旅長修別墅的匠人來蓋的；庭院很大，周圍都是蒼翠的松樹柏樹。但是以往被幾個佃客住着，糟蹋得不成樣子了。他這回把牠重新修葺了一次。從城裏把所有的傢具都搬了來。這樣住起來，簡直和城裏一樣。他定規一個星期進一次城去照顧顧買賣。家裏有一乘小轎，又現養着兩個大班，並沒有什麼不方便。而且臧洪發慢慢地把他鄉間這座住宅經營成一個鹽號的堆棧了。城裏號口中的鹽要是太多了的時候，便用鹽馱子把牠們馱來存在這里後院的一個空倉裏。這是一座絕好的保險庫，用一把大鎖鎖着。他本人掌管着鑰匙，誰也沒有權力來打開。

臧老板和他太太在櫻桃堡已經住了兩年，老夫少妻都變得白胖白胖的了：白然一方面是因爲鄉下的空氣好，又有很賤的母雞和雞蛋來滋補；一方面也是由於

囉號的事務有那麼一位幹練的外甥在主持着，不知道省操了多少心。一個月，在鄉下頂多也就是掛入兩三回鹽巴的出賬，隨便敲算盤，天地間的工作再比這個省事沒有了。臧太太在這里沒有人管她叫丫頭了，也沒有兒童再唱什麼諷刺的短歌了；她的生活平靜得來好像一片湖水，她這兩年中又接連添了兩位小姐，不過都沒有養活，兩姊妹彷彿事前就約好了似的：都只活五個半月。然而有一件事可以抵償這個悲哀，便是臧太太肚子裏帶過來的小團長，因為體質本來就不壞，又僱了一個壯健的乳母哺乳，便十分肥胖地長大起來，一天到地都在滿地亂跑，喊着爹爹媽媽。臧洪發因為死去的兩個都是賠錢貨，絕沒有露出過惋惜的神情。太太偶然發出一聲低微的喟歎的時候，鹽號老板就哈哈地大笑起來，高聲勸她道：

『太太，你的年紀輕得很，着什麼急！還愁生不出來嗎？』

這一年春天，不知道因爲什麼，各處都鬧着鹽災了，像傳染病似的，像流行的瘟疫似的。不到半個月的工夫便瀰漫到東鄉的紅沙聖和櫻桃堡這兩個遙遙相對的村子。臧洪發的鹽號的進口貨還是和從前一樣地活潑與踴躍，但是他的買賣是越做得緊了，只要鹽一運到，便嚴密地把牠們收藏起來，絕不讓外面知道一點風聲。表面上總是露出鹽巴好像進不到口，貨物缺得厲害的神氣。他這時的思想，完全是一個人站在山頭看水漲時河裏的翻船，自己不惟居於安全的地帶，同時最得意的是還可以打撈一些東西。

有一天，鹽號老板剛起牀，抱着水煙袋很閒情地坐在躺椅上，看太太數「民國三年製造」的袁頭洋錢。這是太太的得意之作，隔不上幾天，總要搬出她的小拜帖，匣來數一次的。因爲她攢了好幾個月，才攢了一百多塊。洋錢儘管有攢這種同樣的，一般人公認爲銀色最好的袁頭，那真不容易。臧老板特別佩服他太太的耐性，滿臉

都描畫着笑容。

『路三爺來啦！』聽差張升站在門口喊道。

臧洪發的好朋友路三爺跨着八字步進來了，拖着兩片雙梁緞鞋。這位先生有一個特別習慣，鞋從來不喜歡登上。有人說他腳後跟永遠長瘡；但他總穿着很厚的布襪子，誰也沒有發現過他的疾病。臧洪發因為朋友太熟了，也就不站起來，便指着面前的一把椅子說道：

『路三爺，坐坐坐，起得真早啊！』

臧太太一邊向來客招呼，一邊收拾起她的還沒數清的儲蓄，那些洋錢叮噹地響着。聽差跟着進來搬茶几，拿煙，倒茶，忙亂了好一陣。

臧老板的眼睛善於觀看人家的色氣，路三爺一進屋，他就看出來客人的神情很慌張。他先咕嚕咕嚕地抽了一袋水煙，才把煙袋放下來，兩手籐着蹠起的左腳問道：

「有什麼消息嗎？」

「外面風聲不大好。」路三爺理着仁丹鬍子回答。

「是不是還是鬧鹽荒呢？」

「自然，這個局面恐怕要不得了的。」

「哼，我看沒有什麼相干。」臧老板搖頭道。

路三爺呷了一口茶，么指拇掏着鼻孔道：

「你弄錯了，我的意思是你老哥應當有一點準備。」

「怎麼呢？」聽話的人不大明白起來。

「我們對山的紅沙壟鬧鹽荒比這裏還鬧得厲害呢。」

「這個我早——早就知道。」

「不是，你不要打岔，聽我把我的話說完。紅沙壟因為這一鬧，連村子裏存得有鹽的幾家人都不敢在那裏住了。他們怕大家打他們的主意。臧大哥，說不定他們哪

天還要到我們櫻桃堡來敲磕的。他們要是來到這兒借鹽，人家哪個不曉你家是開鹽號的，你豈不要遭殃嗎？我們櫻桃堡的人是再老實不過了，沒有衣穿，沒有飯吃，沒有鹽用，都是歸咎自己的命不好。紅沙聖的人便跟我們不同了，他們是不能空着肚子捱餓的，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我給你打的注意是這個樣子：臧大哥，老實說，在這個村子裏實在太打眼了；並不是說你有錢，是說你家做的那種生意。你真應當進城去躲躲呀！好在鄉下的田地，你僱得有現成的佃客會替你經理。如今事情鬧得不成樣子了，你趁早搬進城去先住半年，等事情完了再回來，這比什麼都好。好漢不吃眼前虧，你一定要在這裏住家，這真是何苦來呢！」

臧洪發本來膽子就很小，路三爺的一篇話立刻就變成了一條驚惶的長蟲在他的腦海裏爬了起來。像有魔術似的，那半倉灰白相間，形體不一的鹽巴塊子擁擠地在他的眼前展開了，牠們慢慢地融化成一座雪白雪白的銀山，膨脹着，把一個倉都塞滿了，不留一條小縫。『那些鹽！那些鹽！』鹽號主人心裏張惶地喊道。『不是我

一個人走掉就能了事的。不管×媽怎麼樣，要人同鹽都一齊離開了這個地方才算數！他好容易逃出了那可怕的幻覺，視線低落下去，筆直地望着水煙袋的彎嘴，半天才發出一句話來：

「我這裏早就沒有鹽了。」

「唔……沒，沒，沒有有鹽！這個謊是不能向我扯的，我我是出於一番好意。」路三爺很着急，吃吃地反駁道。

「鹽，的確全部運到城裏去了。」臧洪發內心誠然胆怯；但他外表總是裝出很鎮定，（這正是他的本領）連忙編出一派話來道：「我把鹽運進城並不是想賺錢，是要調劑市面。如今鹽價漲到三十四塊錢一包，這自然是不應該。我很明白鹽是大家日常生活必需的東西，不過價錢大家公議定了，我有什麼辦法！的確我這裏真沒有存得有鹽了，你要不信，我可以賭咒。」

路三爺雖然號稱臧老板的好友，其實對方對他若即若離的，態度非常神祕。

他對鹽號老板却常常懷着一片真心。最後客人有一點忿然說道：

『你錯了。我並不是給紅沙壘當偵探來的。我實在是出於一番好意。狗咬呂洞賓，不識好心人。你這兩年雖說對我不放不少的閻王賬，我連半點恨你的意思都沒有。我覺得你肯放賬給我，就算周濟我了。況且你還優待我，只要我三分利錢。我很明白，你們做生意的人的錢是並不容易來的；放出去，利錢小了，你們自然不幹。——不過話又說回來了，臧大哥，我是一個忠厚老實人，我真心嚮向你。外面的風聲一天緊似一天，我看你還是走一趟的好。』

臧洪發看見這個傻子真心實意地在叫他躲避，並且對於他的放賬那一層，也不表示怨恨，於是也就開始露出幾分誠懇的神情，却採用一種辯解的方式答道：

『咳！路三爺，你想我一個人逃進城去，有什麼用？勢必要全家都搬走才行。說到鹽的話，不瞞你哥子，我們倉裏存是存得有一點，那是預備給自家裏用的。你想想，我能夠把牠們運走嗎，在如今這大家很注目的時候？不運走吧，城裏要是鹽巴也賣



絕了，我們二天恐怕連吃的都沒有了哩。你又不是不曉得我的女人是那樣的愛蘸醬油，愛吃鹹菜的！』

臧太太把儲蓄收進裏間去以後。在臉上塗上一些胭脂，換件衣服，又輕腳輕手地走出來了，斜着眼睛東瞧西瞧。她看見路三爺睜眉皺眼地在那裏和他的丈夫辯論，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得很起勁，她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連忙問道：

『你們大清早，拔嘴勁做什麼？吃飽了飯嗎？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

路三爺說話說得直喘氣，像地裏的老牛一樣，沒有回答。

臧老板聳一聳他的鈎鼻，慢騰騰地說明了路三爺的來意。

臧太太像一匹蚱蜢跳起來道：『太不講道理了！我們自己將本求利來做生意，又沒有犯王法，怎麼還有人要打我們的主意嗎？我就不信哪個混賬東西敢！他們沒有囑吃他們的，關我們屁相干！有錢自己掏錢到城裏頭去買就是了，我們的號口又不是不賣給他們！自己吃不起，那就只好認命。』

『我看進城去躲躲也是一個法子。』臧洪發想探一探太太的意思。

『說起進城我就是一肚子的氣，砍腦殼的才進城，城裏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奸滑的。連娃兒們都會挖苦人，說人家的長短。城裏是萬不能去的。村子裏有句俗話：搗茶棒進城，三年就會成精。我簡直在城裏住厭了。臧老板，你要躲，躲毬你的。人家沒有鹽吃，關你屁事，嚇得屎滾尿流地要去躲起來，真是吃碎米的胆子！又不是媽的鬧土匪！』

鹽號老板對於太太的話也有相當的同情；但是躲不躲都很爲難，問題在那幾十包鹽沒有法子處置。他又把水煙袋抱在手裏了，並不抽，只是發怔。沉默了半晌，他的聲音又響亮起來：

『太太，你說話怎麼也不想！嘖嘖地只顧亂攪舌，又沒有哪個給你氣受。人家路三爺是因爲平常我們借錢給人家，不要大利錢；爲我們好，才來勸我們的。進不進城由我們自己決定，腳生在我們腿上，我們不肯走路，難道人家還會拉我們不成！』

幸好是路三爺，我的好朋友，他決不會怪你的。要是闖到別個，你這一陣氣話，早把人  
家氣跑了。你這個火砲性子，真要改改才行！」

臧老板一而又轉過身來，向路三爺陪笑道：

「路三爺，她剛才那一篇話倒不是因為你哥子勸我進城才說的。她一向心裏  
頭就恨着城裏頭的人。因為她從前住在城裏的時候，常常都有人說她的壞話，所以  
她才把城裏的人恨透了。她們是婦道人家，一點也不會思前想後的，只曉得一味地  
直性子。就不想事隔兩年，人家早就把她忘記啦。像她現在這麼一肥二胖的，那個還  
認出她就是從前的——」

「呸！」她不等臧洪發說完便啐了他一口。

聽差擺早點上來了。他們照例是吃掛麵做點心。醬菜，鹹菜，醬油，大醬，七盤八碟  
地陳列在一張八仙棹子上，都是鹽的副產品。

路三爺算是找到了脫身的機會，站起來搖晃着戴紅結子小帽的橢形腦袋道：

「我已經吃過了。你們請過早吧。」他走了幾步，好像捨不得，又回過頭來。「臧大哥，我最喜歡臧大嫂這樣的人，一點不陰心，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雖說別個是在城裏頭長大的，簡直就同我們鄉下人差不多。我今天不過來給你們報個信，事情你們自己斟酌斟酌好啦！」

沒有等到主人來送他，報信者的背影便在堂屋門口像幽靈似的消失了。

#### 四

莫明其妙，蕪縣的各家鹽號的門口近來也變得十分淒涼起來了。

春生隆的櫃台外面站着兩個無精打彩的警察，低着頭來回地踱步，有時把鎗抗在肩上，有時又放下來；間或彼此交換一兩句閒話，或者用嘴唇吹着解悶的哨子。他們是奉了長官的命令來維持鹽號的秩序的，（因為鹽價漲了，怕百姓搗亂）偏

偏連鬼的影子都不來光顧。徒弟們很閒在，露着禿光的頭顱，靜悄悄地幾個人聚在一起打字牌。管賬先生坐在他的小棹子上打瞌，把一張草本的唱書扔在一旁，兩隻手捧着前額，活像一個私塾老師的神氣。從旁門隱隱看得見大秤在那裏高懸着，被微風吹得打轉，木盤歪着身子躺在地下，高腳凳像一個傻子似地站在木盤旁邊發楞，秤錘很沈悶地蹲在鹽倉門口，錘上的辮子長長地拖着。牠們平常總是很累的，工作得非常緊張，如今享受着充分的休息了，天老爺放了牠們的春假。鹽倉門打開了一半，倉板有一扇還斜插着。鹽的黑塊子在倉內，樣子很猙獰，像鱷魚張開了牠們的大嘴。春生隆雖然位置在北市大街上，儘管行人熙熙攘攘地來往，有的人頂多抬起頭向這邊望一望，伸伸舌頭；有的人瞥了那櫃台一眼，歎口氣便揚長地走去了。

從北市大街迤邐下去，便是一些小雜貨舖。他們兼做着零賣鹽巴的生意。老板坐在櫃台後面，把灰黑的鹽塊在石槽上用釘錘敲得柯柯地亂響，也招引不來什麼主顧。有時來了一兩個人，買一盒洋火，一雙草鞋，或者一個土煙斗，便匆匆地離開。

女人偶爾也有來問鹽的價格的，一問過以後，就繃起眉頭，把掏出來的有限的錢又重新塞到衣袋裏；嘴裏一邊咕嚕，小腳便慢慢地向前拐動了。最後小雜貨舖的掌櫃也只有搖頭歎氣。沒有事做，他使用刷子刷那裝鹽的石槽上的鹽麵；刷子不乾淨時，使用水來沖洗；這樣也可以消磨一天煩悶的時光。

由北市大街往前再走，經過白坡街柿樹口，便走出儀鳳門了。紅沙壘和櫻桃堡就在儀鳳門外東郊約莫四十里的地方。那里和城裏的景象比起來，是一個很好的對襯。

紅沙壘的山景以美麗著名，離玉皇觀不遠，人們到玉皇觀去燒香，照例都要在紅沙壘住一夜，第二天早晨才上廟。因為當天到得很早，還有閒豫的時間可以玩玩。山櫻桃堡的優點是有一條溪水澄碧可愛，又出產櫻桃。牠恰好在紅沙壘腳下幾里，到紅沙壘一定要從那裏經過。前幾年尊縣有好幾位紳士時常到這兩個地方來做詩。但這兩個村子還是照樣的貧窮，並沒有爲了詩人香客的往來而繁榮起來。而且

某年因爲在村莊附近出過兩樁案子，城裏的人都不大敢來了。從此以後，「貧窮」和「荒涼」這四個字便長期地主宰着紅沙壘和櫻桃堡了。最近這兩個村子又傳染上了缺鹽的病症。誰也想不出救濟的方法來，只好聽憑大量的病菌的侵蝕與散布。

當鹽號老板臧洪發夫婦用着早點的時候，也就是櫻桃堡一班村人吃午飯的時候了。開小客棧的劉少堂家的飯在村中比較吃得熱鬧一點。（少堂和臧家有點親戚；但是臧家却不和他們往來。）他們一家人大大小小整整坐了一張方桌。少堂的母親坐上席，兩個孫子坐在下面，少堂和他的妻子妹妹左右打橫坐着。吃的自然都是鄉下的蔬菜豆腐，也有一樣肉炒菜。少堂面前擺得有一個土碗，裏面放着銅元這麼大一塊鹽，還用菜葉遮蓋着。他兩眼緊緊盯住牠，怕被小孩們一旦發現。只有少堂的母親面前有一個用鹽塊在裏面泡了一會的醋碟，這便是老人家吃豆腐的蘸水了。因爲怕母親歲數大了，沒有味道的東西吃不下去，才預備下的。兒子爲討了母

親的高興，不住地大嘴吃着各種菜蔬。兩個小孫子瘦得像乾猴子一樣，端起飯碗眼淚汪汪地不能進口。

『哭什麼？這麼多菜都吃不下，狗東西！』父親大聲訶責說。

流着清鼻涕的哥哥訴苦道：『爹爹，菜沒有味道！』

『不好吃，』弟弟跟着補充。『白湯白水的！』

『你爹爹媽媽怎麼吃的？你們就不能吃！賤皮子，幾天沒有挨打了是不是？』少堂的聲音稍微低了一點，眼睛連忙移到老母的身上。

少堂的妹妹，咬着筷子頭，也在望着那蓋着菜葉的鹽碗發癡。

『利娃子，乖點！』少堂的女人噙着淚，把臉朝到一邊去。

祖母眼睛露出慈祥的光來了，張間只有稀疏幾瓣牙齒的嘴道：『順娃子，這兒有醃水，你們拿去打醃醃好了；不要哭！一路吃飯一路哭會要不舒服的。』說着，老人的乾癟的手把自己的醋碟推過去。



「媽，你怎麼總將就他們！不要給他們！」少堂又把醋碟推回。

利娃子破涕爲笑，剛剛抓的醋碟突然被父親搶走，哇地一聲大哭起來了。

少堂的妹妹伸手過來道：「哥哥，你把鹽巴給我。」意思是要給兩個孩子另外做一個醋碟，不必動母親的。

少堂却使勁一把把鹽碗按住了。那土碗不住在棹上擺動得光當光當地響。他立起眉毛喊道：

「不行！你們女人家哪裏曉得，這一點鹽吃完了，到哪點去買？我們儉吃省用爲的是什麼？還不是爲開這棧房。客人你炒菜的時候不給人家鹽吃，妹妹，我問你我們的棧房還開得下去嗎？」

兒媳婦也加入道：「小娃兒家，管他的，儘他哭一會兒，就會好的。越將就越不成樣子！」

兩個孩子的哭聲越發大了起來。小棧房的老板馬上舉起手來，就要打他們。

祖母扳着面孔，「拍」地在棹子上拍了一巴掌，站起來了：『等你們鬧去，連安安靜靜給我一頓飯喫都不肯！你把娃兒們弄成這個樣子，媽我這頓飯也不要喫了！』  
利娃子，順娃子過這兒來，奶奶給你買瓦兒糕去！不喫這個×飯啦！

祖母拄着拐杖蹣跚着就往門外走。兩個孩子慢騰騰地跟了上去。少堂夫婦也只好放下筷子緊跟在孩子後面，又不敢來勸母親。剛剛走到舖子門口，忽然聽見街上一片喧嚷的聲音翻騰着：

「你這個傢伙，你有錢你買鹽！你龜子！」

「雜種大家分點喫，一個人拿走可不行。」

「打這個傢伙！」

「捨他的狗×的東西！」

少堂的個子最高，而且又站在門檻上，他第一個看見許多村人圍着一個紅鼻子的少年毆打，滿地都是小鹽塊子，那個少年用衣服兜只顧去檢鹽，被大家一脚又跌

了一個跟斗。有好些人也在那裏滿地亂找。你抓我一把，我推你一掌。少堂女人拉了她的丈夫一把道：

「啊呀，那個挨打的人，你看，是連陞棧的么師！我們棧房不是也有點鹽嗎？他們都曉得的，不得了啦！趕快躲吧！」

老太太聽見這個話，連瓦兒糕也不買了，駭得直往裏走。大家砰地一聲把門關上了。少堂便跳上櫃台去，上騎板，四肢都在震顫着。

傳染病在紅沙壘和櫻桃堡越來越厲害了。雖然一個人也沒有死，然而大家都彷彿在一種悲觀的薄霧中籠罩着，一點精神沒有，全身的骨頭都覺得酥軟，比沒有過足煙癮還難受。肩不能挑了，背也不能馱了，走起路來，提提腳都很費力，只想坐在那裏或者躺在那裏就過他媽一天。有時大路上看不見一個行走的人。村人有的在坐，有的在門檻上發呆，有的睡在床上懶不起來。丈夫不去挑水了，妻子也不到小溪邊去洗。

衣服了。有時不知爲什麼大家又一律地開始活動，三個五個地到村中的大路上去亂走，交換着歎息與抱怨，任什麼事還是仍舊放棄不作。

紅沙壟的農人平常是最勤快的人；但是因爲害着這樣的傳染病，被妻子敦促得沒有法子的時候，算是抗着鋤頭到田地裏去了。走到田塍上便歪着屁股坐下來，在褲腰帶上拔下旱煙袋來抽着，把頭低垂下去，像一堆一堆的鬥敗了的雄雞。低沉的喞歎替代了高亢的長鳴了。

『×媽這個日子真不好過啊！』

『窮都沒有這麼難受！』

『死了倒痛快哩！』

『媽就是不死！』

『唉！老子生錯了，才生在這樣的年辰！』

在某天的深夜，紅沙壩村自治公所的書記臧嵐初出現在他叔父臧洪發的屋子裏了。他是買通了聽差才得跨進鹽號老板住宅的大門的。這位青年是臧老板生平最討厭的人之一。他第一樣不喜歡他，就是因為他的思想太新；第二樣是姪兒對叔父的禮貌有點欠缺。他們平素很少來往。即令臧嵐初有事到櫻桃堡來，順便想看一看他的叔父的時候，也多半被對方所拒絕。但是這天晚上沒有法子想了，這青年像手藝很出眾的小偷一樣地溜進了屋子，（這是臧老板心頭的比喻）他只好硬着頭皮接見他。臧嵐初穿一件黑呢的中山服，頭髮蓬亂着，滿面的風塵，像走了很遠的路被疲憊包圍着的樣子，一隻手按在棹子角上，兩眼望着他的商人叔父，心裏充滿了憂愁。

臧洪發和太太正躺在牀上燒煙。太太看見來人，立刻就坐起來了。臧老板仍然

掏着沙鍋煙斗裏的煙灰，假裝不理會，半天他才把眼光在書記的身上瞥了一瞥，慢騰騰地問道：

「站在棹子那邊的是不是老六呀？」

「發叔是我。」書記勉強露着笑容回答。

「聽說你已經來過好幾趟了。」

「不多，前後共總來過四趟，發叔都沒在家，張升說。」

「我都曉得。你有什麼事情找我嗎？不在你們所裏去辦事情，有閒空出來東竄西竄的！是不是要錢用？老六，我就不信你所裏的薪水會不夠用！那你一定是在外面弄女人……」

臧老板放下煙斗，坐起來吐了一口唾痰到地板上，把老輩子的架子擺得十足。說着話的時候，他又把煙斗拿起來，從煙盤子裏拿了一塊濕帕子來揩拭着。

青年態度沉默，悽然地擺頭。

鹽號老板假笑道：「是不是又想起了什麼改良村子的新主意？你這僱新人物，你曉不曉得，你越權了？櫻桃堡是不歸你們那裏管的。」

書記把脚往前挪了一步，正要預備答覆。年青的嬸嬸發言了：

「六姪，你有事就跟發叔說好了；不要儘耽擱時間。發叔這幾天人有點不舒服，想早點睡。」

書記的聲音有點發顫道：

「發叔，紅沙壘因為沒有鹽吃，昨天自殺了好幾個人，你老人家知道嗎？處置一個人用這種刑罰，斷絕了人家的鹽巴，是比讓人不穿衣服，餓着肚子還要難受的。唉！發叔，我們家鄉平常有兩句諺語：「不飢不寒三石穀，不鹹不淡九斤鹽。」如今想不到連這層都辦不到了。你們這邊聽說臧師爺張六公家都在吃灰鹽哩。我們紅沙壘一個月以前就沒有鹽吃了……」

臧洪發剛剛吃了兩口煙，煙斗就不大通氣，正在那裏警着一肚皮的氣沒有地

方發洩，偏偏這個不知趣的姪子會進來了，還說了一篇自己最不受聽的話。他氣得兩個腮幫子鼓得很高。

『紅沙壘一個多月以前就沒有鹽吃了。』臧嵐初又把說過的話最後一句重複了一遍。

臧老板把右肘靠在身後的烏木茶几上，急促地問道：

『老六，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我打聽發叔們這邊還存不存得有鹽？』

『哪個叫你來打聽的？』

『……………』

『你的口氣我難道還聽不出來嗎？你今晚上是特自來替他們訴窮的吧？』

『發叔實在要說我訴窮，我也只有承認。』青年書記怕把事情弄僵了，便順着

他叔叔的意思答覆。



「我問你，」臧老板凡事總要尋根究底的。「你怎麼會曉得我家裏還有鹽呢？」他的毒惡的眼光跟着問話射到對方的臉上。

「外邊好些人都是這樣說。我想——」

「你想，你想怎麼樣？」書記的話立被打斷了。「你想把我的倉裏那點鹽，我們留着自己吃的，拿給你們紅沙壘去是不是？」

青年放大了胆子進攻道：「我覺得這樣的年辰，大家都沒有鹽吃；發叔家裏倒反而堆着這麼多鹽，人家說起來不大好聽就是了。」

「哼，不大好聽！放屁！」鹽號老板本來還隱忍着的，聽見這幾句話，立刻就抓碎了的老面皮。「你這個東西懂得毬！你說不大好聽，我們的鹽又不是搶來的人家，怎麼會都曉得我在鄉下存得有鹽。這一定是你洩漏出去的。啊，你是我的娃子！你不衛向自己的人，衛向人家！」

「發叔，我不過提一提，你老人家用不着生這麼大的氣。」

「老六，你聽我問你。」

「發叔問什麼，儘管問。我在這裏聽着的。」

「你的發叔待你怎麼樣？從前你上不起學的時候，我也幫過你呀！」

「你老人家的確從前幫過我，我永遠記得。——不過那是另外一樁事情。」

「唉！我幫助過你；那麼如今你跑去袒護外人，這應當不應當？」

「袒護這兩個字，發叔用錯了？我跟你說的是一件公益的事情，我不過來給發

叔建議一下，還帶得有一點主持公道的意思。」

「話說得明白一點，我倒要聽聽你主持的是什麼公道！」

青年怕話說得太硬了，不免要碰這位猶太人似的叔父的釘子，便緩和地說道：

「我想發叔把那些自己吃不倒的鹽拿一些來施捨給這兩村的窮人，發叔還

可以博得一個好的名聲。」

「施捨呀！」

「不肯施捨」

「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鹽是多麼貴重的東西，多少錢一包，你也該去打聽打聽，拿來施捨給人，這簡直不是說話，是放屁！」

「發叔，就是因為本省的鹽價太高了，大家才鬧沒有鹽吃的。」

「吃鹽的人城裏頭有的是，鄉下人吃不起，怪哪個！」

「你老人家就不能減低一下鹽價嗎？」

「我有這麼大的力量嗎？你簡直是胡說！大家議定的價錢我一個人來亂減！」

「發叔不要瞞我的，城裏哪家鹽號不聽發叔的話呢？只要你一提議減價，哪個

敢來反對你！」

「喝！老六，你要造反是不是？」

「我倒並不要造反，發叔你為富不仁！」青年書記怒火在心裏燃燒着，終於騰  
冒出來。

臧太太坐在床的左側，瞪了他的姪子一眼，喊道：

「六姪，有話好好地說，不要跟你的發叔頂嘴！」

「你給我滾出去！」臧老板的聲音忽然發啞，說話很費力。

臧嵐初像一棵大樹兀立不動。

臧洪發一面喘氣，一面用沙啞的音調罵着，簡直要跳起來：

「這個混賬東西，還了得！簡直是要勾結外人來謀我的家產了。把我的什麼底細都給人家說，哼哼！」

臧太太用嘴向門邊撈了幾下，意思是叫姪子嵐初趕快出去，深怕他們動起手來。

青年書記慢慢地退到門邊，「發嬸，沒有什麼，我這就會走的。」

臧老板向着窗戶外面拚命地喊：

「張升張升！把他給我拖出去！」

外面噴了一聲。

「忘八蛋！哪個叫你把他放進來的！」

臧嵐初心裏貯滿了失望，但是冷笑着，大踏步地跨出門去了。

六

臧洪發把他的姪子罵走以後，臧太太很埋怨他。說她的丈夫太魯莽了，不應該亂得罪人，在這樣亂糟糟的年辰裏，報復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何況他們家的一舉一動在村中都是最惹人注目的。臧嵐初又比不得是什麼嫡親姪子。他向來對老輩子，就不大講禮貌，又是號稱天字第一號的維新人物，說什麼恐怕就要做出來。他們平素間大家就彼此不能相容了，完全缺少感情的維繫。這一次竟正面地劇烈衝突起來了。想起來，情形是多麼可怕！

臧太太的心突突地跳動着，憂鬱的眼光從門邊掃到臧老板的臉上道：

「臧老板，我說老六這樣怒冲冲地跑掉了，他對我們會不會懷什麼壞心呢？我們不能不先推測一下子，要預防預防才好。」

臧洪發重新躺到煙榻上去，因為那不快意的人物已經離開他，怒氣便漸漸地風平浪靜下來。麻臉的一面，緊緊貼着一個繡花枕頭，垂下了眼皮，正在回憶着演過的那一幕。一方面他也有點後悔着剛才的孟浪。太太的話，先得老板的心，清晰地在他的耳邊震動着，他覺得確有幾分道理。他想了一想，回答道：

「你以為老六會怎麼樣呢？」

「他也許不肯甘心，一定要在你的鹽巴上打主意。」臧太太揣測道。

臧老板在牀上把肥胖的身子一扭道：「我看他有什麼辦法？我硬不拿出去！」

「你不想不拿出去，恐怕也不行吧！」

「媽的！在這樣青天白日之下，老六難道會來搶我們不成？他一個人我肯信就

## 有這麼大的胆子」

「老板，凡是天地間的什麼事情，一個人都要仔細想想，因為人總是聰明一世，胡塗一時的。譬如說吧，路三爺那天勸我們那一篇話，當時我有點意氣用事，不顧一切地反對他。其實後來我捫心一細想，人家的話也真有道理。我們從城裏頭搬到鄉下來住，自然是好嘍；不過他們鄉下人，一輩子都沒有見過大世面的，看見我們這樣開兩個鹽號的人家，便覺得了不得了。（哪曉得城裏頭有錢的人多的是哩！）所以你看這些年來，我們處處都很打眼，都很招惹人家注目。你看他們過的是什麼生活！吃的是什麼東西！穿的是什麼！我們又過的是什麼生活！吃的什麼！穿的什麼！偏偏如今又趕上鬧鹽災，他們大家都沒有鹽吃，我們又是鹽號的東家，他們還不來打我們的注意嗎？我看不見得老六這個東西，你不要當他是個書記，年紀輕，聽說他在紅沙堂是頂有號召的勢力的，說不定他就出個什麼壞主意！老板，我勸你不要再當老太爺了，快點想個辦法吧。」

臧老板像風中的楊柳，不住點頭。

臧太太歇了一歇氣，又繼續道：「老六也真不是東西，你看他隔不上幾個月，照例總是要來糾纏一次：不是捐公益的款子，就是替佃客說情。哪個的事都沒有他的多。這種人我們有錢的人越是恨他，窮人們越是贊成他。這是什麼世界！天地間還有沒有公理呀？」

臧洪發笑得麻臉上的肉都顫動起來，他想不到他的只讀過有限的幾年書的太太的小嘴會鼓弄舌簧，發出這麼許多驚人的偉論，嘴裏連珠似地贊美道：

「唉！你的口才真是了不得！你的口才真是了不得！」

這樣的恭維并不能使對方高興，她反而責備他道：

「如今你還在很閒在嗎？大禍已經在眼前了。」

臧洪發拿起煙籤子來，在玻璃燈上打着煙泡，不言語了；但是他的組織複雜的腦子裏有許多思想却在那裏打轉。



臧太太彷彿也在默想，小腦袋歪着，把大拇指伸在嘴裏輕輕地咬嚼。

「媽的，狗急了上房，人急了跳牆，他們實在要把老子逼急了，我真就想不出對付的法子來嗎？」臧老板的聲音忽然又非常洪亮起來，使他的夫人身子微微一顫。

「那你就快想法子吧，事情一定會來得很快的。」

「老六他敢來同我作對，我就先要他的狗命！」

「第一件頂要緊的是先把我們的財產跟人耍弄進城才行。」臧太太道。「這件事恐怕就真不容易。村子裏的人是不是准我們走呢？我們一搬動東西，本來也就太打眼了！」

沉默。

臧洪發把煙癮過足之後，站起來，揸着手在地板上踱來踱去。這正是運用他的精密的腦筋的一個好機會；換一句話說，也就是藉此可以拿出自己的手段來給大家看看的時候了。他一邊踱步，一面搖擺着他的腦袋。他想在各種毒辣的策略中去

挑選一個最適當的出來。

太太也就閉住嘴，不來打插他。

臧老板把頭低下去了一會，忽然哈哈大笑道：

「太太，我們如今用得着一個人了。」

「哪個？」

「律團長。」男的故意一個字一個地截斷唸出來，含有一點小諷刺。

女人聽見這三個字，立刻就覺得有一位她認識的，軍服穿得膨鼓鼓的魁偉軍官站在她面前，向着她媚笑，她的臉上徐徐泛起了一陣紅暈。

「當初我娶你的時候，你還記得嗎？律團長親口答應過我們的：『只要我們有什麼急事，隨時隨地通知他，他都可以來幫忙。』太太，這回不是正用得着他了嗎？」由提出人選來的鹽號老板把原委補充說明。

「嘻嘻！」臧太太忸怩地笑着。

「哈哈」臧洪發也得意地大笑起來。

歡喜的陽光把憂愁的雲霧趕走了。

「你怎麼去通知他呢？」臧太太到茶几上去倒了一杯普洱茶來喝着，一面開始和她的丈夫研究去通知律團長的方法。「而且，我問你：我們要不要他本人來呢？」

臧洪發沉吟了一下，才答道：

「依我看，寫一封信送去就行。請他派幾個軍隊來就行了，芝蔴那麼大一點事情，何必勞動人家的大駕呢？你也不想，人家團長是多麼有身分的人！」

「那恐怕要趕快。」

「今天晚上我們就打發張升連夜趕進城去送信。」

「張升？」

「怎麼，你怕他靠不住嗎？」

「你這個人真有點老顛懂，老六不就是他放進來的嗎？萬一他先去報告老六了呢？」

「啊，不錯，不錯，我就沒有想到這一點，太太，還是你聰明。——那麼，我們就差王成去吧。」

「對，要得！王成是最靠得住的一個人！」（因為王成是太太的本家。）

「不過，太太，這封信是要請你寫的。」臧老板鄭重地提議道。

「胡說！沒有道理！這是爲什麼呀？」女人叫喊起來。

這時門窗輕輕地掀開了，一個女僕端着兩小碗白木耳上來，——這是臧老板和他的太太的每晚的消夜。

臧洪發迫不及待女僕的走出，走到太太面前，伸過嘴去，在她的耳邊咕噥了兩句，作爲答覆她的疑問。

臧太太連耳根都紅了，口裏喊道：

「什麼話！刷地一個耳光便飛到臧老板的臉上，跟着發出很清脆的響聲來。那一夜，好像除夕守歲一樣，只缺少一盆望火。鹽號老板夫婦都沒有睡。等信寫好，把僕人打發走了以後，抽兩口煙，東天也就露出魚肚的顏色來了。

七

第三天紅沙壩和櫻桃堡的人們便盛傳着兩個奇突的消息；其實很平常，他們未免把牠看得太重了：

(一)紅沙壩村自治公所的書記臧嵐初不知道因為什麼緣故，突然被捕，下落不明；

(二)櫻桃堡的閩人臧洪發全眷由一排軍隊保護着進城去了，鄉下住宅的什物遷徙一空；運送東西的，都是城裏僱來的精強力壯的腳夫。

鹽災仍然在上述的兩個村莊中繼續鬧下去，不曉得要鬧到哪一天。

## 生涯

「素蘭……」

這一聲尖厲的，拉長的喊叫，突然在沉寂的空氣中震盪着，對於她好像一道大赦令一樣，於是她的兩手用力地一分，便從那位酒糟臉，穿白綢大褂，帶着商人氣派的胖子的圍抱中掙脫出來了。那胖子的毛茸多汗的手，剛才是像一個鐵箍似地箍着她的身體，簡直把她箍得緩不過氣來。顛巍巍地站在梳粧檯前，對着那水銀模糊的鏡子，她在臉上略微撲了一點撲粉，攏一攏頭，把衣服稍稍整理，便一步高一步低地拐着高跟鞋出去。

走到她的姊妹們的另一間屋門口，遠遠地她便望見了客人是常來的那個高個子學生，跨門檻的時候，總是要彎下腰去的。他今天的臉更灰白，人更消瘦，眼皮低

垂着，烏黑的嘴上刁着一支煙捲，在那里來回地踱步；右手仍然提着往天的那個方型肺活（Flah Weal）瓶子——他不可須臾分離的藥水。她簡直忍不住要發出笑聲來。她的心裏的淪漪輕微地盪漾着：一半是喜悅，一半是膩味。她又多來了一個客人，茶室的櫃上的滿意是不消說的；她本人不也可以藉此多有一點收入麼？按照四六分賬，她的那四毛錢，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了。高興的緣故，便在事實上又不能不錙銖計較的這一點。膩味的是一個人同時要應付那位酒糟臉，又要應付這位身子虛弱的大學生：兩位中間，哪一位也開罪不得。她脚步雖然趑趄着，終於勉強打起精神來，臉上浮着極不自然的微笑，上前去拉着那位學生的手道：

「老婁，你一個人來的？你的朋友們呢？」

老婁的動作很敏捷，把肺活交給左手，立刻就伸出右手來接受她的把握道：

「今晚上我打電話，他們都上街去了，沒有找着他們。素蘭，我一個人來，你難道說還不歡迎嗎？」



學生說着半瓶醋的北平話裏面仍然夾雜着幾個南方土音使人聽着不大舒服；而且又快，太流利，初次和他見面的人，恐怕就不容易聽懂。

「歡迎得很！」她不得不順着他的意思回答。這是「生意」，姊妹們已經教過她多少次了。「你在這兒先坐一坐吧！」

「好的。」

這位學生口裏雖然答應着，但事實上却沒有方法去約束自己的急性子，脹紅着臉，不管那間屋子裏還有着另外一位矮黑的姑娘和一位斜靠在沙發上假寐的鴉母，便將素蘭拉到牀面前去，放下了藥瓶子，把她用力一抱，舉到自己的膝蓋上來，用煙灰臉去假着她，嘴唇跟着就溜到她的頰邊，沙聲問着：

「今晚上客人多吧？」

「不多！」她急促地答道；一面便將身子向左一側，躲開他那淺鬍子棒的蹂躪；而且那稀露着的黃牙間有一股大蒜的氣味發出來，那更是一種猛烈的襲擊，擾亂

着她的和平的神筋。她的又一隻手仍然在那學生掌握之中，到很奇怪：這個男人的手，在這樣的大熱天，竟會像一塊冰。

他沉默了一會兒，像一尊泥塑的菩薩，眼皮向上一翻，又落下來。養了有兩秒鐘的神，他的右手就開始活動着去解開她的旗袍的按扣，森冷的手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便滑到她胸前那兩個突起的地方。她起先是有一點憤怒的火燄在胸頭燃着，慢慢地用忍耐的水幾度才澆滅了牠，然而牠突然又死灰復燃起來。她便使勁把那學生的手向外拖着，發言道：

「老婁，不要鬧！」

性的飢渴主宰着那學生的全身，他決不肯輕易就範與讓步；他的心裏的憤慨也在翻騰着：大爺化了錢，你不讓大爺摸摸還行，大爺買的就是這個！立刻那只有骨頭缺少肉的手又更有力地反攻過來了。她只好把牙齒咬得緊緊的。他的那五個手指便好像五條蛇在她的胸脯蠕動着。她有點瘋狂地搖着頭，心頭這樣低聲地喊道：

「這就是人的生活麼？這就是人的生活麼？」

但這心頭的呼籲，除了她自己以外，別人是聽不見的，那位學生更是聽不見的。他是一個愛惜青春，特意來尋找快樂的人！

她這時的唯一的希望是那位穿白綢衫，酒糟臉的商人趕快滾走，她好把老妻讓進她的房間去，然後再想法把這肺活學生打發出門。這樣，她便清靜了她，却没有更進一層去想到老妻之後，說不定還有另外有幾幫客人要來和她糾纏。老妻的喉頭裏有一口酸痰逼着他不能不放开素蘭，起來滿屋去找痰盂，她就趁着這個機會，等那學生還沒有回過頭來的時候，輕悄地溜出去了。那雙後跟兩三寸高的白帆布鞋，她真穿不慣，走起路來，身子總是左歪右倒地不大站得住脚，彷彿在冰河上跨步，隨時隨地都得留神。然而沒有法子想，平底鞋雖有幾雙，換穿的自由却不在自己手裏。同院的，年長一點的姊妹們都是穿的這樣的鞋，也是一樣的走路。據她的鴉母說，她太年輕了，一切都得跟着她們學；因為她們沒有一位來的日子不比她久，經驗無論

在哪一方面無不比她豐富。她的小心靈不能不肯，『也許是這樣吧；』不過她私人還是有一點懷疑，『爲什麼每個人都要一樣呢？不同一點行不行？』這懷疑因爲只是私人的，所以沒有勇氣提出來。她很明白，提出來，也不過招惹她的鴿母一頓迎頭的臭罵而已，無論如何也得不到正確的答覆的。

她因爲剛才被那位學生鬧得太凶，呼吸有一點急促，在走廊上休息了一會，她才慢步地走回她的房間去。

她的房間是那樣地破舊，她每回一進去就要犯惡心。一盞二十五燭的電燈懸在屋子當中，並不很亮。牆上裱糊的白紙，早就東一張西一張地剝蝕了。頂棚上橫一個裂縫，豎一個裂縫，而且還有好幾處掛着蛛網。滿屋都是老鼠跑，她們却不肯蓄一隻貓來捕捉，偏要說牠們是財神爺，驚動不得。屋裏的陳設是一張架子床，一張洋木漆得很粗的梳粧檯，一個舊式的衣櫥，一張方棹，一個衣架，和兩把椅子。牆上一點點綴沒有。按理，她是滿可以把屋子粧飾得美麗一點，牆上稍微懸掛幾張畫片（並且

她從前也是一個愛美的人。同時也就掩飾了那些剝蝕的痕跡。但是如今不知道爲什麼她竟缺少這樣的心腸了。她和從前判若兩人了。爲什麼她會成了兩樣的人了呢？這個有點難於說明。也許是她目前在另外一種生活中過着日子緣故吧；所以她才一點精神都振作不起來，成天失眠，睡眠不足，頭痛，心跳，眼睛發黑……

她常常回想着過去的，半個月的時間，比蝸牛爬得還要慢，比一個在囚禁中的犯人還要苦惱，比一個弱女離別了親友，遠嫁到異域去還要淒涼悲哀。她恨她的母親，她恨她的哥哥，她恨那個把她陷在泥濘中間來的介紹人秦大嬸——那個毒惡的人販子，她前世好像和她結下了什麼不解的冤仇似的。有時她却又想念起她的母親和哥哥來：一個不到五十歲，便老得白了頭髮，掉了牙齒的大脚女人，三十歲便死了丈夫，逃兵，逃匪，逃荒，帶着一兒一女，幾十年來沒有過着一天幸福的日子，像湖上的一根老蓬梗一樣地四處飄零着，——這便是素蘭的母親。哥哥是鄉下農人出身，在城裏混了十幾年以後，還是蠢得像一條牛，那蠢直，那忠厚的確是鄉下人的

美德，（不如說是本色，）又的確是阻止他的事業發展的障礙物。給人家當佃戶，每年連自己一家的糧食都常常發生問題；做小買賣，一味地相信朋友，四處放賬，一個現錢也收不回來。這樣的人，天生就他這樣的脾氣，你能夠老是恨他嗎？

她想不透她的母親根據什麼理由，秦大嬸的幾句鬼話一惹惹她，她就毅然決然讓她的女兒到這家茶室來上捐。做點別的職業不好麼？連在天橋坤書部裏去當鼓姬，打扮得很嬌豔地，坐在臺上姊妹們隊中，聽憑臺下嗑瓜子喝茶的客人點戲的生活，她都願意去做。那是一種賣唱的職業，她覺得無論如何也比自己目前所過着的日子好得多。她來到這裏的主要原因，自然還是因為哥哥做生意賠了本，要用這麼一筆押賬。用了人家的錢便一切都顧不得了。但是一個還不到二十歲的女人，是不是就從此埋在這黑暗的地獄裏了呢？她常常瞻望着那未來的許多事情，一方面檢視了一下自己目前的，沉淪的生涯，她便低聲地哭泣起來了。她白天的眼淚水只有吞在肚子裏。在每天晚上兩點鐘以後，睡上床，他才敢在枕上開始嗚咽。眼睛旁

一粗腫了的時候，她便哄騙着她的鴛母和姊妹們說是因爲晚間睡眠不足的緣故。因爲年紀輕，同時身體又不大健康的這兩種理由，鴛母受了她的母親的囑咐，便沒有讓她常留客人住宿，這算是她無可奈何中的一點小小的安慰。那種蹂躪，她覺得比砍她的頭還要可怕！

她渡過了電燈通明的院宇，進了自己的屋子。那位酒糟臉的客人蹣跚着腿，斜躺在床上，正在慢騰騰地和她的鴛母談着閒話來驅除寂寞。看見她走到而前來，他便翻身坐起來，帶點諷刺地說道：

「嘿！素蘭，好容易你回來了，又有了什麼貴客來了吧？」

她的鴛母搶着答道：「不要緊，您坐您的，就是一幫。」（說着，便扭着身軀離開了屋子。）

酒糟臉的胖子把放在梳粧檯上的茶呷了一口，慌忙又把素蘭摟在他的懷裏了。胖子乘勢就倒在床上去滾着，像豬在豬圈裏打滾一樣。她也連帶地被拖到床上

去了。兩個人的重量把床壓得格格支支地叫將起來。胖子的一隻沉重的毛腿放在她的身上，她掙扎着要把牠推下去；因為身子是躺在床上的人，人就軟弱得沒有力量，撼搖不動那隻橫蠻的大腿。她心裏的怒火和剛才那學生侮辱她時一樣地燃燒起來了；但是她能夠得罪這位商人嗎？他萬一生了氣，下回不來了，怎麼辦呢？

她跟着就想起上回得罪那位退伍的軍官葉某的故事來了。那件事，在她的記憶裏，是永遠不會磨滅的。那軍官因為剛到這里來第二次，便粗魯地向她身上亂摸。她那時因為上擱不久，比現在的脾氣還要固執，還要壞，立刻就板着臉拒絕了，並且發作道：

『葉先生，你應當尊重自個的人格呀！』

『他媽的，窩子裏還要講人格嗎？』那位滿臉橫肉的中年軍官冷笑着，把一塊盤子錢扔在棹子上，便大踏步地走了。

第三次葉軍官還是來了，却沒有進素蘭的屋子，而且假裝並不認識她；重新挑



選了一個同院的，名叫雅仙的姑娘。這種辦法在妓院中，對於姑娘是一種最大的侮辱，客人非到受了很大的氣，逼得沒有路走的時候，決不肯採取這種辛辣的手段。姊妹們從那天以後，沒有一位不是用着一種輕蔑的眼光來看她。茶室的櫃上瞥了一股悶氣在肚子裏，遇事就發洩。她的鴛鴦爲了這件事，整整地埋怨了她三晚上，冷嘲熱諷的話說了好幾筐，比彰明卓著地教訓她還要難堪，背着人她不知道措過多少回眼淚。這種把戲是再玩不得的了。在她們的社會裏，一個姑娘對於客人，除了服從之外，似乎就沒有第二條路。當酒糟臉問着「素蘭你愛我不愛我」的時候，她也只好學習着打起官話來道：

「我當然愛你嘍，就怕你不愛我呀！」

胖子很得意地在她的鮮紅嘴唇吻了一下道：

「我哪里會不愛你呢！求之不得！」

她看見酒糟臉那種愚優的，很受用的神情；向來對於這方面很笨拙的她，這時

忽然也變得十分靈巧了，她進一步地買好客人，微笑道：

「我倒是十分愛你，恐怕你只有三分愛我，七分愛別人呀！」

「我可以跟你發誓，決不會，決不會！」

這一類的違心的話，因為要拉攏客人，她不得不勉強地續繼着：「你一出了這兒的門，有了別的貴相知，就把我去在腦袋後邊了，哪裏還記得起我來啊！」

沉默了半晌。酒糟臉便在那可憐的女人身上摸索着。

院中一陣窸窣的履聲在高響，還夾雜着衣服的摩擦聲。「您有熟人沒有？」

「見一見。」幾個聲音一齊說。

「見……哪……」

毛夥拉長地喊了一聲以後，接着便高聲地唱起姑娘們的芳名來——

「金寶，紅翠，雅仙，綠珠，湘妃……」

運氣還不算壞，（她自己覺得，櫃上和鴛母却不這樣想。）客人沒有挑上她。她

用手巾拭着臉上的汗珠，改換了方向，往那位學生等候着她的房間走來。事實上她也應該去敷衍一下這位候補者了。他在那間屋的床上躺着，看剛才買來的一份報紙。她惟恐這學生等得不高興，一旦走掉。按茶室裏的規矩，如果不到姑娘本人的屋子去，是可以不開盤子錢的。所以她不能不設法把他挽留住，遠遠地便向他露出一副笑臉來。老素蘭的熟客之一，多等一會是毫無關係的，他本來就沒有打走的主意，何況已經有了一份晚報來解悶呢。那學生並沒有發覺素蘭已經走到門口，她就就落得徘徊着，不跨過那門檻。但是她看見了她的街坊的女孩，十二歲的小琴正站在門邊。小琴還沒有上捐，她母親特意讓她來學習着在茶室裏混混，幫幫素蘭的忙，給客人拿煙倒茶的。她便命令她道：

『小琴，你在這裏招呼一聲婁先生吧！我的屋子就要騰出來啦！』

她自己先也莫明其妙是怎麼一回事，每每當她對着小琴說話的時候，心裏就覺得酸楚起來。但是細一分析，她的酸楚，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小琴那樣大一點

年紀，爲什麼她媽也要讓她在這裏面來打轉，朝夕面對着這種非人的生活呢？她的生活也太可憐了：白天穿着學生裝，還要到一家私塾去唸一點千字課；晚上回家，換了一身衣服，便到這裏來做着一些瑣碎的事情。做點事情是無妨的，不過耳薰目染了她們的生活以後，她的身心是應當受着多麼大影響！因爲從自己再聯想到這位街坊女兒的不幸，她無時無地不在思索着那跳出這火坑的法子。她時常聽見人們說起「救濟院」這個名字來，據說是北平的拯救墮落婦女的一個慈善機關。她有一次曾經下了重大的決心，要帶着小琴投奔到那裏去的；但往前稍稍再邁進一步，她便墜在茫霧之中了：她不知道那個機關在什麼地方，和着投奔前去要經過一些什麼手續。『萬一被巡警發覺了自己的來歷了呢？萬一跳進比這個更厲害的火坑了呢？』年輕膽小的人是免不掉要有這種疑問的。細細地盤算了幾回以後，勇氣終於像潮水似地升起來，一會兒又落下去了。她有一個最不好的習慣便是沉思，而且永遠皺着眉頭，結果自然話就稀少，對於客人也就不能「上勁」；這些都不免同生

意經上的理論相衝突，於是姊妹們都笑她的失敗。（客人並不很多）是當然的事。——如果論顏色，全院似乎沒有一個人比得上她。

她又走過那深深的庭院去，有一塊小石頭在她的脚下阻擋着她，高跟鞋受了委屈，左脚使一歪，差一點沒有把她跌倒下去，好像誰特意設下了這個埋伏似的，存心來和穿不慣高跟鞋的她開玩笑。她的臉一陣陣地發熱，心裏突突地跳躍着。

酒糟臉正在隔着竹簾向外窺探。她走進去時，正和胖子撞了一個滿懷。她是氣上加氣；他却格格地笑個不住。用一張污黑的手巾拭着額上的汗珠，胖子的西葫蘆一般的腦袋搖擺着道：

『素蘭，我要走了！』

她正在怕這商人還不肯走；忍住氣，假裝做出挽留的樣子道：

『再坐一會兒，還早哩！』一方面身子却移到衣架前去給他取草帽。

酒糟臉微笑着像一尊彌陀佛，把她的手緊緊地握了一下，握得她真痛，簡直不

像行告別的握手禮。他把早就捏在左手裏的一張鈔票扔到她的梳粧檯上去，便開始向門外跨着八字步。

『明天來！』

胖子的鼻子哼了一聲。

『不遠送啦！』

她剛轉過身來預備歇一口氣，毛夥毫不放鬆地，已經又在高聲地喊叫着：

『二號，打簾子！』

那姓婁的學生提着肺活，踉蹌地向着她的屋子走來。

她在那學生老婁的懷裏還沒有坐上兩分鐘，毛夥的尖厲而拉長的聲音又在空氣中震盪起來——

『素蘭……』

她的第三幫熟客又在一間屋子裏等候着了。

問道：

她懶洋洋地走到梳粧檯前去拿起粉撲，彷彿要哭的樣子，心頭禁不住這樣地

『天，這種生活要到什麼時候才終止呢？』

## 父與女

一百枝燭光的電燈通明地照耀着，屋中很細微的東西都顯露出牠們的面孔來。肥碩的沙發，白漆的書桌，榆木的扶手椅在燈光的下面更顯得精神十分煥發。教授綑着豬肝色的臉，斜靠在一張沙發上，很急促地問道：

「她怎麼還不回來呢？她怎麼還不回來呢？」

一直到晚上九點鐘，蓉芳小姐的蹤跡依舊杳然。閤家都焦急得什麼似的。她素常喜歡去的那幾個地方都打電話問遍了，全沒有她的下落。在她們一家人裏面，只有華太太一個人約略知道一點女兒在什麼地方；但是她怎麼能說出來呢？華教授的脾氣是那樣的暴躁，發起怒來，每每像平空中響起了一個午雷，任誰都要駭破了膽子。女兒是給母親說明了才走的，並且請求母親替她保守秘密。其實所謂保守



祕密，也就正是對着父親個人說；萬一她洩露出來之後，便不免對不住自己的女兒，於是她就低着頭沉默下來了。打電話到各處去詢問，其實是不得已的辦法，完全是一種延宕和搪塞的政策。母女兩人起初都預料着華教授那天非到十二點鐘，是決不會回來的，因為有人請他在韓家潭小班裏喫花酒和打牌；有時像這種局面，簡直可以鬧一個通宵。想不到八點多鐘，華教授便蹣跚着回家來了，喝得很有點樣子，像一匹橫行的醉蟹。向來他到家總是被高度的疲乏包圍着，恨不得早早就得到一個休息，自然也就無心來查問兒女們的下落了。但是那天的事情真湊巧，他在學校的時候，忽然聽見了第二天全市學生又要大遊行的這種風聲，心裏忐忑不安得很厲害。小班裏的牌局既然沒有湊成功，他連忙就回家來了。一進屋，他便把兒女和姪子們叫出來聽訓，並且禁止他們第二天上學。姪子們馬上就走到他面前。因為靠着天恩地厚的叔叔供給他們讀書，惟恐他老人家中途撤台，他們是用着一半是希圖一半是畏懼的心情來接受叔叔的訓誨的；話一訓完，諾諾連聲地立刻退了出去。兒子

地站在那裏靜聽着父親大人的吩咐。女兒蓉芳據說有事情出去了，要等一會兒才能回來。華教授本來以為全家的子弟都可以依次聽訓，哪知道竟有人「脫逃」。他於是由循循善誘的家長一變而為恚意咆哮的獅子了，向着華太太大聲責備道：

「女孩子家，晚上就根本不應當讓她出去！」

父親一向就不大滿意他的女兒蓉芳。他曾經到她們的學校去參觀過她們的學術演講會，游藝會，懇親會之類，在每一個集會裏，她差不多都是一個主要的角色。華教授覺得蓉芳不過是一個女孩子，未免太鋒銛流露了！華教授雖然早年在美國留過學；但中國人的傳統的「重男輕女」的劣根性却始終沒有更改。（他的被人稱頌為新人物而有舊道德，大約就是因為具有這一類的優點。）他滿心希望的是兒子的聰明，有出息，誰曉得事實竟會和自己的希望相反，全副的聰明偏寄托在他的女兒的身上。掉換一下子，豈不很好嗎？不過什麼人有這種掉換的能力呢？兒子開

生在初中讀書，一連留了好幾年級，據說是他小的時候，華教授不在家，教授太太把萬應錠給他喫得太多，了的緣故，所以才這樣的蠢笨；然而，是無法挽救的了。父親對於他的女兒的聰明過人，與其說是憎恨，毋甯說是由於嫉妒的作用。上滿初中，華教授本就想讓她休學的，華太太却再三要求等她上到高中畢業。蓉芳的野心更大，常常向她的同學們誇口說，她的父親還要送她上大學，出洋：這豈非做夢？

焦躁的華教授兩手放在腿旁的時候，忽然摸到從王教授那裏借來的麻雀祕訣了，心裏變得舒服了一點，便把這本書取出來混時間。華教授打麻雀牌打過好幾十年了，技術不能說不高明，不知道爲什麼總是輸的時候居多，而且總是輸給他們大學裏的註冊課主任唐先生，老唐拿贏他們的錢買過一所很大的房子。每回只要一到唐先生的新居去，他總是一肚皮的悶氣。他剛才在王教授家發現這本書，便把牠借來塞在褲袋裏了。這時順便取出牠來看，一面等候着他的女兒的歸來。

華太太是一個半新半舊的中年婦人，沒有剪髮，頭却蓬鬆地梳得並不難看，

長方臉上布滿了慈祥。她坐在右邊的另一張沙發上。沉默了半晌之後，他便幾次搭訕着，要想開始和她的丈夫說話，瞧着一雙小眼睛，遙望着她左側的那位神情嚴肅的家長。華教授眼睛雖然在看書；但經過了那最初的微微一瞥以後，便覺察出對方的態度來了，索性全副精神都集中在書上，竭力躲避開他的太太的視線。他的心裏的不痛快，自然還沒有消滅。也許是酒喝多了。他的頭腦有點昏沉，臉是一股一股地熱上來。

牆上的掛鐘的答的答地響着，九點二十分了。華教授焦躁地大聲嘆着口渴，要喝汽水。兩瓶馬記汽水灌進了肚子，他彷彿就很受用，仍然繼續着讀那本麻雀秘訣。他正讀到十八 擒敵取勝秘訣這一節，他最感興趣了，反覆地玩味着——

『擒敵宜緊 如見一家牌風甚旺。時時和出。其家必有門風及中風發財。白板等對。在我必須預防。若摸進是項單張。最好擒住不打。勿貪自己極小之和。而冲他家極大之牌。即使自己之牌，祇要打去風子一張。便可求和。亦當堅持到底。拆打熟張。此

爲擒敵之計。」

他搖晃着腦袋默想着，覺得自己往常失敗，也許就在這一點，以後不能不在這方面注意了。跟着他又翻到下一頁十九 縱敵秘訣：

『縱敵宜寬 既知擒敵之法。則縱敵之法。亦不可不知。如或自己不能求和。而對家或上家正做筒子一色。則察下家打出之牌。如爲三索。我卽拆下一四索。如爲七萬。我卽拆下五八萬。但使下家和小和。則彼兩家之大牌卽不能成。此爲縱敵之計。縱擒得宜。方爲老手。』

又過了二十分鐘，電鈴轟地叮噹響起來了。

『希望不是有人來找我們，或者是什麼送信的。』母親在沉默地祈禱着，她的憂愁的面孔上這時漸漸露出一絲微笑來。『如果是蓉芳回來就好了，省得她父親打那個乍雷吓壞了人。』

大門外遠遠地響起了皮鞋的聲音。華太太的思潮已經淹沒了她的聽覺，一點

沒有覺察到，『她如果回來了，我算是可以卸脫責任了，——不過她父親準能敲不責備她嗎？能敲不尋根究底問她到哪裏去了嗎？他剛才一進屋的時候，你看，露出那副好像老虎要喫人的樣子！』她臉上的微笑的陽光一閃以後，立刻又被愁雲掩蓋住了。

蓉芳滿頭大汗地走進來了。一個健康的少女，皮膚很緊而且發黑，身子挺得筆直，頗有男子的氣派。她在屋子中間立住腳，故意露出笑臉來，一壁仍然鎮壓不住心頭的恐慌，望着華教授問了一聲道：

『爸爸，怎麼這樣早就回來了？』

她說話時，跟着就把右手背了過去，手裏的那一捲毛邊紙油印的東西是不能給父親看見的。母親很靈巧，走過去，預備伸手去接，身子却把牠碰落在地上了。蓉芳紅着臉，慌忙地去拾起來。

『九點多鐘了，還早！』蓉芳馬上碰了父親一個釘子。

她不由得想起剛才同學們催她早點走的情形來了。她們全知道她有着一個嚴厲的父親；如果把他敷衍得不好，那麼她的行動處處都要受着牽掣。同學們很奇怪一個喜歡穿西服喫番菜的父親的思想，爲什麼會和他的女兒的思想那樣大不相同。她們越是催她走，她越是不肯走。她一直等與把傳單寫好，全部都油印出來，才慢慢離開學校。傳單不只一種，有告憲兵的，有告警察的，有告民衆的……需要着好幾個人繕寫；她一個人便寫了兩三份。因爲她的字寫得快，又寫得好，「能者多勞」也是應當的事情，因此便回來得晚了。她決沒有想到她的父親在九點以前會回到家裏來，這是從來稀有的現象。她倒有點後悔，真應該聽從她們的勸告，免得受這一場無謂的虛驚了。不經父親發話，是不能隨便走開的，這是她們所謂「詩書人家」的規矩，她只得呆呆地站在那裏。母親的額上也氾濫着一顆一顆的汗珠，怕女兒經不起父親暴怒的摧殘。

其實華教授早就被麻雀祕訣的力量所感動，適才的怒氣已經徐徐地在下降

了。但是他却不肯隨便放棄家長的尊嚴；因為這樣一寬容，自己的地位不免就要動搖；而且他又早已看見蓉芳手裏拿着的那一捲東西，看樣子，不像情書，這一點他很放心，於是厲聲發問道：

『你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

蓉芳早已思索好了她的答案，便不慌不忙地回覆道：

『學校發的溫習功課的題目。』

『是預備會考用的嗎？』

『是的。會考就要來了，我們不能不好好準備一下，爸爸！』

『怎麼？你到同學家溫習功課去了嗎？』華教授的兩眼又盯在那本洋紙石印

的麻雀秘訣上。

蓉芳嘴裏在回答，心裏却一面在想着：萬一父親問到自己上哪裏去了的時候，怎麼樣告訴他呢？不料他已經給她想出了這樣一個地方來了，她便順着他的意思



說了一個「唔」字。

華太太看見局勢緩和得多了，又重新坐到那張沙發上去。因為她的身子太輕，沙發的彈簧幾乎要把她拋了起來。

「蓉芳，」父親真是一個善於表情的人，眼光又從麻雀祕訣移到他女兒的臉上；左手却伸去使勁地搔着他的臀部，彷彿有一個不知名的蟲子在咬他。「以後晚上這麼晚可不准出去了。家裏溫習功課不是一樣嗎？有不懂的，第二天再到學校去問先生，聽見我的話沒有？」

蓉芳對於她的父親是那樣的服從，脾氣是那樣的溫和，不惟沒有反駁，反而低聲地應着：

「聽見啦，爸爸。」

「你知道嗎？」華教授補充晚上不許他的小姐外出的理由。「如今世道不好，街上流氓學生太多，挨他們摸一把，真值不得！說到這裏，教授的臉上又有點發熱，

因爲他自己就是一位常到中山公園的土山上去打野雞的人。好在臉上早就有着酒糟，誰也無從窺透他這時的祕密。商場裏頭，晚上盡是弔膀子的；電影院也不是什麼好地方，男女混雜：這兩種地方，頂好少去，不去更好！

蓉芳低着頭，咬着嘴唇，連珠似地又說了幾個『唔』字。

傻子般的弟弟露着牙齒，站在裏間的門口，望着她微笑，似乎對她表示着諷刺。她瞥了他一眼，並沒有理他。她的心裏真有點痛苦，默默想着——父親母親都並不愚笨，爲什麼會生出弟弟這樣一個低能兒呢？

父親的酒已經醒了一半，把麻雀祕訣捲成一個圓筒，緊緊地捏在手裏，正式開始了他這晚上最重要的「訓詞」。他的眼睛先望望頂棚，（頂棚大約徵象着皇天）再望望他的太太，最後才盯在女兒在身上，用在教室講書一樣洪亮的聲音說道：

「還有一件事情，我忘了告訴你。蓉芳，就是你們學校的一切的愛國運動，我都

是不准你參加的。她們要是罷課，你就給我回家來，好好地溫習功課。你知道嗎？國家大事是有政府諸公去負責的，用不着我們人民來過問。何況你們青年學生，正是用功讀書的時候，大好的光陰，錯過去了，夠多麼可惜！古人說過：「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還有什麼「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還有什麼「明哲保身，」還有什麼……我一時記不起來這麼許多了。總之：一個人對於危險的事情，千萬做不得！你們又比不得那些流氓似的男學生，他們被軍警捕去了，那叫做活該。女孩子家，身體嬌嫩得像什麼一樣，你們鬥得過人家嗎？什麼愛國運動，簡直就是拿人家的子女不當人，借此逃學逃考，千萬參加不得呀！千萬參加不得呀！……」

華教授苦口婆心地囑咐着，話說得沉痛極了，不管人家哭不哭，他自己首先就幾乎要哭出聲來。

華太太深怕女兒不願意聽這些話，和怪僻的父親衝突起來；預備着等蓉芳一開口反駁，她就先發制人地用勸慰的話把她的小口堵住。偏偏蓉芳這晚上竟噤若

寒蟬似的，貼服得像小貓似的。母親因此反倒能夠繼續保持着她的旁觀者的態度。華教授心氣越發和平了，因為蓉芳對於他的議論並不起來抗辯，雖然沒有正式地贊同，她最低限度是默認的了。

『蓉芳，你曉得貞靜女校最近開除了九個學生的事情嗎？也就是爲了什麼救亡運動，什麼罷課遊行。她們這裏面，有一位是我們的同事喬平嵐的小姐。開除的牌示，據說一掛出來，學生們就聚集了一百多個人去包圍校長，請她收回成命。校長是一位外國太太，她才不怕學生們的那一套，無論如何也不答應，立刻打電話給警察署，請了幾十名警察來解散學生，限制被開除的學生立即離校，並且把她們的舖蓋行李都一齊扔到大門外邊去。那是一個大風大雨的晚上，同學們有什麼法子呢？只好替她們僱好了洋車，送她們回家去。到了各家，家長一律都不開門，宣言決不接受這種被學校所唾棄的學生。她們在門外直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經同學們向家長竭力講情，才把她們放進去，還挨了一頓很嚴厲害的中斥，他們決定以後再不許

他們的女兒進學校去念書了。你看，這真是何苦來！這種犧牲，試問得了什麼代價！蓉芳，你今年已經不小，快二十的人啦，千萬不要功虧一篑呀！好容易高中就要混畢業了！

華教授的靈機一動，在他的記憶裏竟會搜出這樣的實例來，他覺得這個起碼是可以打動女兒的心腸的，比剛才那些空闊的議論和抽象的格言更有效力。但是他覺得這還不夠，還得向她聲明自己的立場和對於這類事件的透闢的見解；不然，終於要引起她的懷疑來。「唉！我不如講一點從前本人的愛國史給她聽聽吧。」他心頭盤算了一下，算是把主意打定了，接着說道：

「蓉芳，你須要曉得你的父親並不是一個不愛國的人。在十幾二十年前，我是大大地愛過國的。最有名的五四運動，我都參加過哩！而且告訴你罷：我還是裏面最重要的一個角色。那時你還不知道在那裏，你媽還沒有生下你來啊！我愛國的次數太多了，天安門的石板都被我踏光了。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還在一家雜誌上投過

一篇叫如何振興中國的論文，連美國人都佩服我，開口一個「愛國者」，閉口一個「愛國者」的叫我。不過那篇文章是用英文做的，你們現在這點英文程度，當然還看不懂。×××因為這篇文章，才寫信給我，要給我做朋友。說真話，蓉芳人是不到四十歲，不會知道「安身立命」的大道理的。如今在人世上閱歷深了，我才開始後悔我那時的浮躁。從前那種舉動真叫瞎出風頭，浪費精神！還不如多逛幾趟公園，打幾圈馬將來得舒服呢！（說到這裏，他的眼睛又移到手裏的麻雀祕訣上。）其實人生也不過才幾十年的光陰，爲什麼不得安樂時且安樂呢？平平淡淡地過一輩子，又何嘗不好，爲什麼一定要去担驚受怕，冒種種的危險！到街上去遊行，軍警的槍刀是無情的，他們奉了長官的命令，哪裏還肯給你們講什麼情面呢！話又說回來了，你們女子，有許多事根本就不能同男人相比，學了天大的學問，將來還是免不掉嫁一個丈夫完事，又何苦去弄些什麼外務！保衛國家有的是軍隊，我們這些文人也就只能做些文人的事情；比方說，教教書呀……做做官呀，啊，我問你：明天聽說學生又要遊行

了，是不是真的你千萬參加不得啊！」

蓉芳一聲不響，好像陷落在迷惘的情緒中。過了一會兒，她才答道：

「××的學生哪裏還敢遊行呢！一二九，一二一六那兩回早就被軍警嚇怕了。爸爸不要相信外邊的謠言，我們學校明天還是照常上課的。」

父親點點頭。又把那本麻雀訣祕展開來研究了。華太太看見丈夫的話，已經說完，女兒站在那裏也夠累了，臉上直出汗，用手巾時刻地在擦着。她便發了一道釋放的命令道：

「去休息休息吧，蓉芳，你也站得夠久了。既然明天還要上課，就去預備預備功課，整理整理書包吧。」

蓉芳心裏漸漸恢復了原有的安定，微笑着，慢步從側門走出去。

第二天早上，天氣很晴美。沒有等到太陽出來，華家的一羣學生，都先後挾着書

包上學去了。

華教授起得稍遲，他已經把昨天訓誨子女們的那回事淡淡地忘却；沒有讀完的那本麻雀秘訣，心裏倒還有點惦記着牠。喫完早點，抬頭一看鐘，離九鐘只差五分，快到他上課的時間了。他連忙叫車夫拉自用車。他上了車，當車拉着他剛走出胡同口，快到××商場的時候，路上忽然阻塞不通了，馬路兩旁都站滿了閒人。馬路上只聽見一片吶喊的聲音：

『斃了他！』

『你跑！你跑！看你跑上天去！』

『看你們還愛國不愛！』

一羣黃衣的警察正在追趕着衝到大街上來的學生，他們的整齊的行列已經被破壞了，警察的槍頭上閃耀着輝煌的刺刀，刀尖在陽光之下益發顯得鋒利與明亮。學生悲壯的喊聲，雜沓的步伐聲與觀衆的喝采，混合在一起，簡直要掀翻了宇宙。



似的。傳單像雪片一樣在空中飄舞着，游蕩了很久才落在地上，聞人們爭着去拾起來，警察簡直堵擋不住這種狂潮，男女學生服裝雖然不很整齊，精神却還一致地興奮，從每一個小胡同口水一般地湧了出來，口號在空氣中悲憤地抑揚着——

『反對日本增兵華北！』

『擁護二十九軍！』

『全國一致反對內戰！』

接着便是拳頭，脚尖，皮帶，槍托，東一處西一處地亂響起來了，斷斷續續地。總不停止。

華教授知道又是學生們在鬧事了，他顯出漠不關心的樣子，不住催促着他的車夫快點拉過去。然而他心頭不知道爲什麼竟有一個小波浪在滾動起來——

『蓉芳她們學校大概總不會參加的吧！她們不是今天還上課嗎？』

他的自用車因爲人衆的擁擠，沒有法子拉得太快；剛走不到幾步，東邊胡同口

又有一隊穿白衣黑裙女生衝過來了。她們似乎也是準備到這裏來集合的，每一個人都顯得紅光滿面，精神抖擻，迎頭一面××女中的校旗很有力地飄揚着。

那個打大旗當頭的女生已經大踏步地走到他面前來了，身材高大，膚色黧黑，嘴裏喊着口號，聲音十分激昂，像金石一樣地震人耳鼓，她是多麼一個勇敢的女子！

洋車夫不容許主人詳細地觀看那一羣女生，已經輪子飛動着跑過去了。華教授忽然像一隻蝦蟆似地在車上兩腳亂跳起來，口裏直嚷道：

『打住！打住！車夫！他媽的，真奇怪！你看見沒有？那個打大旗的，就是咱們家的大小姐。讓我下去把她抓回來！唔！她心目中簡直沒有她的老子！』

車夫剛一轉身，××商場門口訇訇地朝天發出了兩聲槍響。

華教授不由大喫了一驚，兩腳又在車板上像擂鼓一樣，敲打起來：

『唉！不得了！開槍啦！不妥，不妥！喂喂！車夫還是往家裏拉！我不能上課了，回家給××大學打電話去請假吧！』

## 謎

由一個身材高大，揸槍的團丁張德桂打着一盞白銅的風雨燈，在前面引路，區長武懋聲喜氣洋洋地從縣城回到南鄉丁家堡去。從遠處看，那區長飄蕩着白紡綢的長衫，真像一個幽靈的影子。團丁穿着一雙線耳草鞋的腳，步子踏得很快，山路又是那樣的坎坷不平，不是石塊絆腿，就是沙粒刺腳，武區長差一點要跟不上他的旅伴了。他的身子向來就虛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在癩沒有過足的時候，白天走起路來，都會像風吹燈，東倒西歪的，何況還是在黑夜！他離開縣長的公館時，縣長很客氣，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嘴裏雖然幾次在說着拿轎子送他，却始終沒有向大班發

命令，於是區長只有咬着牙巴步行了。如果在素常心緒不佳的情形之下，像團丁這樣粗野地只顧自己飛跑，不管後面主人的辦法，他早已經唾沫飛濺，『王八狗蛋』地罵起來了；今天因為解款進城，成績比其他各縣都顯着優異，着實受縣長誇獎了幾句之後的，確有點受寵若驚；並且那些話，團丁當時也親耳聽見了，這團丁又是自己的同鄉，從小同在一個村子裏長大的，自然不好意思開口就罵人。武區長於是很文雅地喊道：

『張德桂，忙些什麼！走慢一點！』

團丁好像故意裝耳朶聾，並不遵從命令，草鞋仍然在那些活動的毛石板上大步地踏去，響着清脆的，有節奏的調子。武區長身體雖然不大強健，內心卻是一個最不肯示弱的人，看見對方沒有理會，也就不再說什麼了，吁吁喘着氣，努力地跟了上去，四肢像龍蝦的腿似地在空氣中搖擺着；一到換不過氣來的時候，便把衣袋內早就預備好了的煙泡掏出一兩個來往嘴裏塞。

月亮在灰白色的雲霧中徘徊着，幾顆疏星像鑽石一樣嵌在夜的天空。山谷中再也聽不見得的馬蹄聲，連行人都不容易遇到。天氣已經快到秋涼了，習習的谷風吹得滿山的雜樹颯颯地亂響。樹影亂動，偶爾有一兩聲餓狼的嚎叫，從山澗中發出來。在朦朧的月光與星光下面，秀峻的山峯像幾座黑塔排列着，懸崖下的田塍彷彿一個格子很大的象棋盤。這些景物，武區長並沒有加以注意，其實是行色太匆匆了，他自然就缺少這種賞玩風景的閒情。單是那在飢餓線上的野狼的怒吼，已經使他的兩條瘦腿不由自主地打起戰來。

「區長，你怕豺狗嗎？」那位團丁彷彿被野狼的聲音所激動了，停住腳，回過頭來問道。「你聽，牠那聲音夠多麼淒慘，跟人餓了肚子的時候一樣。」

區長早就想說話了，因為心裏一虛，兩肩便高聳起來，張不開口；團丁這一問，倒

壯起他的膽子來了，聲調裏還帶着一點顫抖回答道：

『我以為你耳朵真聾了呢！剛才你打着燈走慢一點，你聽不見——唉！在這樣的黑夜，又是在深山裏頭，豺狗哪個不怕！』

團丁挺起胸脯向前走着，一面微笑道：

『我們這南鄉如今有一個比豺狗還厲害的東西，我們其實是用不着怕豺狗的。』

『豺狗怕什麼東西呢？牠大概很怕老虎吧！我們鄉底下沒有聽見說有老虎呀！』武區長從小在南鄉長大，對於本鄉的地理和出產非常熟悉，自然就懷疑起來。

『你老人家就是我們南鄉的老虎啊！區長！』張德桂仗恃着和武區長是同鄉，而且又是一個知道他家庭底細的人，索性跟他開起玩笑來了；然而仔細一想，又覺得這種行為太魯莽，不應該，連忙跟着下個解釋道：『我並不是說你就是老虎，我的意思是說你有那麼大的威風，鎮壓得住四鄉，跟老虎差不多，你還怕什麼豺狗呢！』

武區長的手正伸到路旁的山壁上去，扯了一片腰子形的野樹葉來玩弄着，一聽見團丁把他譬喻作老虎，黃瓜條的臉漲紅着，正要發作起來，張德桂底下的註解已經像珠子似地滾下來了，他的怒潮又才徐徐地退降。他始終覺得像下人們這一類的「信口開河」是不可爲訓的，把鷹鉤鼻子皺了幾皺，大聲斥責道：

「張德桂，我們兩個雖說是同鄉，又還是從小同在一个村子長大的；但是禮貌也不能一點不講究呀！我們在背底後大家說說笑笑，自然沒有什麼關係。在大庭廣衆之間，以後請你千萬不要再來這一套了！你曉得嗎？現在，在這深山裏頭，沒有人的地方，我們可以講自由講平等；到了那個時候，我就是一個堂堂的區長了；你呢，你不過是芝麻那麼大一點兒的一個團丁，什麼事情一點都隨便不得！」

「這個我哪有不曉得的道理！」團丁傻子似地哈哈大笑道。「到了那個時候，我自然就不會再這個樣子了，區長，老張在外面也混了十好幾年了呢！」

這頂撞，武區長當然又是不滿意的；但是當他一抬起頭的時候，便看見斜掛在

團丁背上的那枝毛瑟槍了，烏鋼的槍筒子擦得很亮。膨脹的子彈帶圍在他的腰際，再看那個人粗手粗腳的背影，莫名其妙地，「命案」這兩個可怕的字眼立刻就在他區長的心頭湧起來了。他的思想像急流似地便尾隨着這兩個字跑下去——他衣袋中幾十塊錢這個數目是有的，張德桂這粗人要是對他真安着什麼壞心，這件事是太容易解決了。在這深山之中，離丁家堡還有十好幾里路，根本用不着求助於他的武器，像團丁那樣強有力的漢子，順手輕輕一推，他馬上就會掉到幾萬丈深的懸崖底下去，連屍首都要找不着的……他這時覺得團丁張德桂比那餓慌了而嗥叫着的老狗還更可怕些。他把眼睛張得很大，牙齒咬得幫緊，拳頭用力地握住，（這是他向來產生「急智」的三步驟，）理智便開始在他的心靈裏活動起來，終於把剛才那種軟弱的情感克服住了。（據說武愷聲所以能當着區長，就是由於有這些長處。）他不慌不忙地也緊跟着那團丁的笑聲，露出兩列黑牙，格格地發出幾聲狂笑。



走下了一座又長又陡的山坡，一窪黑泥塘橫在面前，阻住他們的去路，好在泥塘的面積還不很寬，武區長身子一縱，也就跨過去了。團丁還怕區長有什麼爲難，把手裏的風雨燈放低了一點，警告道：

『慢點，區長，留神踩到水裏頭去！』

區長跳過泥塘，緩過一口氣來以後，忽然親切地喊道：

『德柱，你用不着給我打燈了，又不是在大庭廣衆的前面，這裏又沒有人，我們索性並排走吧，這麼遠的路，大家也好擺擺龍門陣，不寂寞。』

這一段話很甜蜜，用牠來緩和任何嚴重的局面，也最有力量。團丁是個老實人，心眼頂直，區長不擺架子，這是最好，他就放緩了脚步，轉過身來，遷就這位南鄉的長官。

團丁是丁家堡忠厚的農民出身。論年紀比武區長還小兩歲，剛剛才滿三十，因為經過風霜稍多，滿臉的粗肉和一嘴的鬍子棒，簡直就把他變成一個四十以上的中年人。早年由於他有一個叔叔在城裏開小雜貨舖的方便，他就進城去讀高等小學，混差使，時間還遠在武區長之前。不過武區長他們家是個有名的土老肥，●他比他多上了幾年中學，不知在什麼地方又鬼混了幾年，居然就到本鄉當起區長來了。張德桂自己却沒有一點出息，僅僅在丁家堡團防分局找到團丁這麼一個渺小的位置。這兩三年來，大家都說武區長已經發了好幾萬塊錢的財了，張德桂自然覺得這是人家的福大命大。不過他常常總想找一個機會，問問這位老朋友飛黃騰達的經過；（他雖然耳聞了一點，但不甚清楚。）因為在兒童時代，大家一同在鄉下洗澡摸魚的時候，武慳聲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出奇的本領，他決沒有夢想到他會弄到

今日這樣的地位他越是想探求這個道理，但是機會越是不允許他，武區長一看見這團丁，就故意走到人叢裏面去，他的一腔懷疑當着人當然也就不便洩露出來。這粗人老天偏賦他以一種口直心快的個性，在人衆略略稀少的時候，有時他却喜歡拿着老朋友的資格，給區長開點小小的玩笑。今天也就是和往日一樣的情形，「打劫」的思想在南鄉那樣善良老百姓的頭腦中是從來沒有過的。然而武區長因為自己有錢，處處總疑惑着人家在打他的主意，所以凡事他都特別留神。今夜的境地，又和往常大不相同，是在深山懸崖之間。

張德桂把身子回轉來，武區長便趕了一步上前去，拍着他的肩膀，一壁向前邁腿，一壁媚笑道：

「德桂，我們總算老朋友了，剛才我那些話，你千萬不要認真，我不過是說了耍的。弟兄，我早就要提拔你了，總是沒有適當的位置。本來嗎，你想想，老朋友得勢了，哪里有不援引老朋友的道理呢？」

張德桂覺得有點奇怪起來。武區長剛才那種傲慢的氣派爲什麼沒有了，竟完全變成了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了？他細想：大概他剛才說的那些話真有道理，背後大家不妨隨隨便便，當着人面前，是要保持彼此的身分的。這也許就是他們官場裏頭的人要的什麼派頭吧！張德桂以爲，他萬一自己能夠走紅運，得了勢，他敢說，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都要和弟兄們共同甘苦，決不會當着人是這個模樣，背着人又是那個模樣。他老實，也許這就是老實人的想法，武區長自然就不那麼想。這團丁，從根本上說，他是並不十分羨慕武區長的，因爲他覺得，他雖然有了錢，却把自己的身體踐得不成樣子。他只要一看見武懋聲那張煙灰臉，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的軀體，小得來只差成了一條縫的眼睛，還有那紫色的乾嘴唇，那彎駝的背部，他便聯想到這個人買了好幾個小老婆，却連一個兒子都沒有，心裏不由得不起了悲憫的，沈重的歎息：

『武懋聲在我們鄉下總算得富貴的人家了；但是你看，他把身體弄壞成那點

樣子，後人都沒有，單拿些錢來做什麼呢。」

他深知道這些話，要是對武區長說出來，作爲對他的一種勸告，他也決不會聽取；因爲我們的區長已經沈溺在那種生活裏面了，萬難再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希望。而且區長對着團丁，總是好擺出官僚的虛架子，作威作福；這架子便是兩位老朋友中間的一層隔膜。今天顯然老天給了團丁一個好機會，他可以開始和武區長作正面的接觸了。他很隨便地說了幾句話，對方居然沒有十分發怒，這尤其是可喜的事。張德桂覺得這回可以問問他關於他發財的經過了，並且他還打算試着勸他應當好生保養他自己的身體。當他聽見武區長那段親切的話以後，心裏登時充滿了非常喜悅的情緒，把步子竭力維持着和區長一致，連忙答道：

「區長，你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沒有多少年你就做起大官來了，我們哪個會不佩服你！一樣兩隻腳兩隻手的男子漢，偏偏就是你有本領，我們就不行。」

脚步又踩過了一堆爛泥，有幾點歸鴉劃過長空，靜寂無聲；遠處黑森森的林子

裏，小鳥翅聲撲撲地亂響着，大概是迷了路。

『自然，』武區長的心跳稍微和緩一點，對於這個只上過兩年高等小學的鄉下人，他覺得是落得吹吹牛的聲音有點含糊地說。（因為他嘴裏還噙着一顆煙泡。）『各人有各人的辦法，德桂，我給你說吧，要是人人都變成一樣，天地間便沒有偉人同常人的區別了，哪個來管理這個世界？譬如沒有我，哪個又來管理這一鄉？』

『你吹什麼牛！我說你一半也是因為走運。』團丁因為毛瑟槍的皮帶箍得太緊了，把牠鬆了一鬆，同時瞥了他的老朋友一眼道。

武區長看見他一鬆槍枝的皮帶，不由得又想到那個壞念頭上去，驕傲的神氣立刻像煙霧被大風吹散，看見那兵士並不把槍取下來，他又放心了，胸脯起伏着答道：

『自然，這的確也有點運氣的關係。』

月亮突出了雲圍了，路徑清晰了許多。他們走上了一座簡易的，沒有欄杆的木

橋，人載在上面，橋便吱嘎吱嘎地響動。快到鬼巖洞了。他們擡起頭來，便看得見那個回進去的深穴，在朦朧的夜色掩映之下，像一個妖怪張大了血盆似的巨口等候在那裏，巖頂的亂草就像那妖怪的頭髮，遠遠地那一團一團的，紅綠色的燐火，正向着巖洞口滾跳過去。那裏是鄉下野墳最多的地方。團丁是見過仗火的，並不怕鬼，反而笑嘻嘻地提醒武區長道：

「區長，你看，那邊就是鬼巖洞哩！前清時代，這裏還是一條小路，據說常常有謀財害命的。他們說，半夜三更那裏鬼都打得死人！」

團丁說話的聲音，這時特別響亮起來，他的目的是在壯壯區長的膽子。武懋聲一聽到這種描寫，不由得又引起他的疑心病，在他的眼中，團丁背上的毛瑟槍越發亮起來了；他的心突突地跳着，兩種恐怖——鬼巖洞的景象和團丁的不懷好意——襲擊着他，他的脚步忽高忽低地錯亂得不成樣子，聲音有點發顫道：

「那是在前清的黑暗時代，如今人心好得多了，決不會再有人來做這種傷天

害理的事情；況且這又是平陽大路，來往的人非常的多。」

張德桂的心裏坦白極了，先是嘴裏打着呼嘯，後來益發放肆起來，搖頭幌腦地唱着柳陰記上的山伯訪友那一段：

「那日過莊把弟訪，才知弟是美姣娘；

弟把真言對兄講，爲兄聞言好悽涼；

冤孽病兒從空降，我得急病轉回鄉……」

在平常，萬萬不會有人像這樣在區長面前放肆無禮的，這對於區長是一種欺負，也可說是一種侮辱。然而今夜是在萬山之中，缺少任何良策，一方面他還切迫地需要着這位旅伴的保護，人家一旦不高興，要是稍稍一動手，自己就要發生命危險。對方越是海闊天空與談笑自若，武區長的心裏越是忐忑不安，煙泡雖然預備



得很充分；但是乾焦焦地就嚙下去了，沒有一點幫助消化的飲料——最好是來一盃濃茶——這尤其是令人難過的事情。縣城離丁家堡十五里，他們才走了三分之一，武區長的氣喘得真厲害，於是嗆嗆地咳起嗽來。

張德桂的左手差不多完全攙住這位領袖人物了，他把脚步放得緩緩地去將就他，一面鼓勵道：

「區長，這兒離丁家堡還有十來里哩，我們慢慢地擺着龍門陣走吧！走得太快了，更要累死人。」

武區長上氣不接下氣地點着頭，一連塞了兩個煙泡進嘴，精神又好一點。

「我想問你一件事情，區長。」團丁笑着說。

區長問：「什麼事？」

「有人說，你這幾年找了好幾萬塊錢，是不是真的？」

「他怎麼忽然請問起我的財產來了呢？難道他真安得有什麼壞心嗎？」南鄉

長官的思想總是往這條路上走。『怎麼答覆他呢，說真話，還是說假話？』他真有點躊躇了。

團丁看見這位貴人沒有回答，以為一定他自己說話的聲音太低了，他不曾聽見，跟着又改正地重複了一句：

『人家都說區長你這幾年發了大財，真有這樣的事情嗎？』

『錢是找了一點，哪里會就有好幾萬塊呢？德桂，這都是好事的人造的謠言，你千萬相信不得。』

『區長，你從中學畢業後，怎麼就把區長弄到了手呀？把老實話跟我講講吧，大家都不是外人。』

張德桂說着話，因為毛瑟槍的皮帶又勒得他的肩膀疼痛了，他又把牠向上移了一移。

武區長看見他一移槍枝，不由得又喫了一驚，以為這一定是團丁故意在向

示威拿武力來作後盾想得一個答覆吧。如果不說實話也許對於自己倒真的有什麼不利了。

他們這時已經走進了一帶蒼鬱的松林，月光穿過了針葉，瀉落到地上。在這樣的場所，要用一種毒辣手段對付一個人，也是和鬼巖洞一樣，神不知鬼不覺的。武區長不能不像小羊似地服貼了，他慢騰騰地回答道：

「德桂，我給你說真話吧；但是千萬不要跟別人講啊！我中學何曾弄畢了業呢，功課有一大半都沒有及格。我在城裏頭的歲月，差不多都在煙館同私窩子<sup>●</sup>裏鬼混，根本就沒有去上些什麼課。後來因為王紳士的少爺要投考區長訓練所，我也就造了一張假文憑，送了老王的老頭兩百塊洋錢，他給我同時也寫了一封請託的信，我就考上了。」

區長說到這裏，被山風一吹，忽然哈吃地一聲，打了一個噴嚏，他連忙從衣袋內掏出一張污黑的手巾來揩拭着滿嘴的鼻涕唾沫。

「後來呢？」

「後來經過了三個月的訓練，我們就都畢業了。縣裏頭挑選了成績好的前三名分發出去。×媽，（區長開始使用粗俗的語句）我偏偏考了一個丙等，論分發自然是分發不到我身上來的。德桂，但是你猜怎麼樣？」

「你一定又去託王紳士給你幫忙了吧？」

「你這傢伙怎麼這麼會猜！老王給我上的條陳，拜給他屋老頭做乾兒子。王紳士同縣長是至好的朋友，×媽他的一句話，簡直就是一道靈符！他跟縣長一說過話，你猜怎麼樣？第二天縣長就把我叫到他的公館去了；他對我說，現在各區的區長都早已派好，只差南鄉還沒有派人，他問我願意不願意到那里去，就是缺苦一點，恐怕撈不着多少油水就是了。德桂，你說，我仔細想了一想，南鄉的區所設在丁家堡，那里

「不正是我們的老家嗎？爲什麼我不幹呢？我不幹，閒起來做什麼？丁家堡的人從小就看不起我，說我沒有出息；不過家裏有幾個臭銅。」老子今回硬要做了官回來，給他們這些雜種看看。所以我馬上就答應了，縣長自然很高興。縣長在我臨走的時候，還勸我許多話，說是要吃得苦中苦，才能做得人上人。德桂，當然區長這個官兒也是不十分好做的，因此我這幾年才不斷地去請教我的乾老子；他老人家是真有經驗，傳授了我不少做官的法門。你想想，沒有這個老頭做後臺，我怎麼會一做做這麼多年！×媽，縣長，區長，保董要是三方面拉得不緊，我簡直給你說，那就一個大錢的事都辦不了。德桂，你以爲官真好做嗎？牠並不像你們吃一份糧那麼簡單，有時候，我因爲公事不好辦，簡直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覺。你說人怎麼能不瘦呢？所以我也就不得不吃點鴉片煙來補補身體了。——我們歇一歇再走吧，我真累得厲害，腳肚兒真疼。」

武區長說完，喘氣如一條牛，便在路旁，靠着一棵大皂莢樹的大石頭上一屁股坐下來。

團丁也只好站在大路當中等他。

「還是走吧！休息不到五分鐘，區長又拔起腿來往前走。」

張德桂陪着他一同前進，掃了他一眼又問道：

「區長，那麼，你這幾年到底找了多少錢呢？」

武區長的視線往上一移，便和那位粗人的火炬似的日光相遇了，他覺得情形又有點可怕起來，連忙回答說：

「也就是幾吊錢」的樣子，南鄉是個窮鄉，你還不曉得嗎？」

「人家許多人都是這樣說，鄉儘管窮牠的，你們區長保董弄錢的花樣還是照

樣不少哩！

風靜止了，在這幽深的山谷中，聽得見山泉汨汨的流動聲。

武區長對於這團丁的侮蔑，心頭起了一點微微的憤慨，伸長頸子追問道：

「你又在哪里聽了這些謠言？」

「上回修這條路的時候，你們總有點什麼好處吧？」

「征派民工修路，有錢的人家可以拿出錢來贖役，這種章程是官家規定出來的，我們不過照辦就是了。款子一分一釐都要解到上頭去，哪里還有我們什麼油水！」

「據說官家只征派一千名民工，你們卻是按戶征派，借這個機會，敲了大家一筆大錢，你們真不應當！」

「胡說！決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麼，去年封馬呢？」

『封馬怎麼樣？』

武區長剛一提出這個反問，路旁突然一塊刻着『泰山石敢當』的石牌把他的腳絆了一下，他往後用力一退，算是沒有受傷。

『外頭都傳說，去年打仗的時候，你們派了團丁到四鄉去封了一千多匹馱馬。後來大家一塞包袱，你們就把馬差不多都放還了，送到縣裏去的還不到一百匹，這一百匹中間還有一些牝馬跟馬崽，牠們都是不能當差的。因為牝馬同馬崽根本不值錢，人家才不肯拿錢來贖，是不是呢？』

『這件事情倒是有的；不過他們外邊又給我們加了好些醬油醋了。這完全是縣長他老先生出的主意！我們事實上並沒有分到多少錢，你不要冤枉了我們。』

● 塞包袱即納賄

● 馬崽即約馬



「你老人家強佔朱木匠的妻子那件事，實在有點喪德！」

「我出了三十塊錢，他寫得有字據，怎麼能夠說是強佔呢！」

團丁今天把區長侮辱得太不成樣子了，他還繼續着調侃道：

「這樣也不是，那樣也不對，區長，那麼你怎麼會發了財呢？」

武區長沈默無言，兩眼望着遠山。

兩位夜行客開始攀登兩三百步的軟脚石梯了，下面便是萬丈深的懸巖，誰也不敢向下瞭望。武區長的一半身子都靠在團丁的手腕上。團丁不惟沒有乘勢把他推下崖去，還竭力維護着他。區長有點感激的意思，也許是怕對方真有什麼惡意，不得不有些甜蜜的話來穩住他，態度非常和藹地說道：

「德柱，我今晚上真應當感謝你，要是沒有你扶持我，這一趟遠路，坡又是這樣的陡，我早就摔倒了；就是不摔倒，駭都要駭死了去的。晚上走這條路，我生平還是頭一次呢。你真不愧是我的老同鄉，老朋友！我回到丁家堡一定給你想想辦法，提升你，我

可以當着天賭咒。』

『我問你怎麼發的財，你怎麼總不說話呀，區長？團丁背上的毛瑟槍因為上坡一抖，便磨擦着發出嘩嘩的聲響來，這個是區長最害怕的。』

『我這兩年發了點小財是有的，』南鄉長官身子顫巍巍地說。『左不過是賄賣幾個保董，鄉下人有什麼糾紛，請區上調解的時候，我稍微收一點人家塞的包袱就是了。德桂，你也不想想，一個人一輩子做得着幾趟官，自然也應該剩幾個錢。說不定哪天縣長一換，我們就要跟着滾蛋的！』

岔路上有一個矮黑的老頭子，挑着兩個空菜筐子走過來，擡起頭，認得對面來的是南鄉的區長，慌忙閃在一邊，彎着腰問道：

『區長回丁家堡去？』

武區長揚起頭，沒有理睬他。

風雨燈的玻璃罩已經被煤油煙子薰黑了，好在月光很亮，走路已經就看得很

滿楚。轉過下一座光禿沒有樹木的山角，他們遙遙望見了家堡的燈火和那一堆黑簇的房舍了。武區長的心變得安穩起來，把煙泡像乾蠶豆似地抓了一個塞到口裏，倨傲地說道：

「德桂，這樣亂糟糟的年辰，什麼地方不是黑漆漆的一團，試問有幾個人是真正清白的？人生在世界上，也就是幾十年的光陰，不享受點榮華富貴做什麼！」

團丁的老實面孔繃得很緊，微微歎息道：

「區長，錢固然要緊；但是人也得要緊哩！你看你這幾年事情一順遂，人倒反轉瘦得不成樣子了。你爲什麼要把鴉片煙當成滋補的東西看待呢？區長，你天天想生兒子，多弄些姨太太也還是一樣地不中用，第一要緊的，是把身子先弄壯實啦！」

武區長生平最喜歡的就是煙與女人這兩種寶貝的東西；他自己說過這個話，他非到死的那天，他決不放手。他尤其不高興人家把他這兩種短處隨便暴露出來。他聽完了那位團丁的忠告，撇了撇紫色的嘴唇，一句話也不回答，低着頭只顧向前

走去。

他們走得滿頭的大汗，又下了一座斜坡，草叢中蟲聲唧唧地叫着，顯出一點秋意來。路過土地廟，香火還熊熊地燃着。離丁家堡只有一里了。大家都暫時成了啞吧。團丁張德桂仍然恢復到卑微的下人的地位，向前多跨了兩步，打着那盞半明不滅的風雨燈開路，草鞋聲清脆地響着；武區長因為已經完全到達安全的地帶了，身心都很舒適，又開始擺出區長的架子，手脚像龍蝦似地大搖大擺起來。

當南鄉長官和他的隨從走進丁家堡街的時候，已經是天涼的深夜了。青年的鄉民們，因為白天工作疲乏都早已睡去，只有幾個禿頂的老人，還在街頭坐着閒話，大家一看見他，都站起身來。

團丁把武區長送到區上以後，便回到團防局去；這個老實人被疲乏包圍着，一進屋，倒下牀便睡熟了。長官到了區上，煙癮過足，也還是照樣睡不着。他很憤怒，他被強迫着洩漏了自己做官的祕密。他恨不能鑽到地縫裏面去。他覺得這種損害與侮

辱，簡直是沒有法子來彌補的。他的臉由白變紅，又由紅變成白色。他出世以來，這要算是第一次受悶氣。在他的臥室裏像獅子似地咆哮着，拍桌子，打板櫈，把茶壺，茶杯，煙燈罩，痰盂，夜壺都摔碎在地上。他的幾個女人都陷落在迷惘裏面了，遠遠地站着咋舌頭，不敢走過來。他「庸人自擾」了一兩個鐘頭，舉止又漸漸地寧靜下來，狡獪的臉上開始有了微笑的影子。當他的理智在內心增長着，壓倒了憤怒的情感，轉想到那位團丁是一個無知的，十足的鄉下人的時候，他更覺得沒有什麼芥蒂了。他一個人嘴裏喃喃地說道：

『這算得什麼呢！他是我的老朋友呀。我一定要提拔他！』

第二天在本區的會議席上，武區長會見每一個保董，他都對頭天晚上護送他的那位團丁張德桂讚不絕口，說是這個人不惟忠厚老誠，辦事又非常認真。他還說，那天夜間他因公從縣城回來，路既不很好走，還經過許多危險的地方，要是沒有這位團丁的保護，他會連命都沒有了的。像這樣不可多得的人，真該提拔提拔，希望

大家給他設法安置一下。

保董們都站起來，異口同聲地鞠躬說道：

「只要區長喜歡派他在什麼地方，說一句話，我們沒有不贊成的。」

武區長低頭想了一想，回答道：

「我以為我們這個小鄉下，用他這樣的人才，實在有點委屈了人家，諸位看怎麼樣？我想過幾天最好把他介紹到縣長跟前當差去。」

「那簡直是區長的恩典！」甲保董說。

「區長像這樣提拔他，他將來一定會感恩圖報的。」乙保董說。

一個星期以後，武區長把團丁張德桂從團防局找來了，叫他換了便服。他讓書記很恭楷地寫了一封介紹信，叫他拿着信到縣城裏去見縣長，說是縣長早晚總會委派他一個好差使的。區長另外還給了他一張××銀行的五元紙幣，作為那天晚

上保護他回了家堡的酒資。張德桂非常感謝老朋友提拔，揣着舖蓋捲，拿了一把油紙傘，當天就進城去了。

事情很蹊蹺，過了兩三天，縣長便親自到南鄉丁家堡來查鄉；他見着武區長，始終沒有提到團丁張德桂的事情。武區長問起來，才知道張德桂並沒有到縣長公館去。區長很着急，打發人到團防局去問，據說那天這個人被武區長叫去以後，一直就沒有回來。

『張德桂到哪里去了呢？難道他不願意到縣長那裏去當差嗎？』武區長皺着眉頭，好像很憂愁似地對保董們說。

從保董到鄉民，沒有一個不奇怪爲什麼這個團丁，區長這樣垂青他，竟會忘恩負義地突然逃走了呢？區上派人到四鄉去找尋，簡直一點下落也沒有。第五天，一個放牛娃忽然無意中在鬼巖洞發現這失蹤的人的屍首了，脖子伸得很長，上面繫着一條很粗的麻繩，是被人勒斃的，已經死了好幾天，眼珠突出，舌頭青腫，臉上早爬滿

綠豆蠅了。舖蓋捲還摺在他的背上，油紙傘扔在一旁。據團防局他的夥伴檢查他身上，什麼東西都沒有遺失，連武區長賞他的那張××銀行的五元紙幣也絲毫沒有動。

正在懸念着他的忠實的旅伴的武區長，聽見鄉民報告他的死耗，他跌着腳，用袖子使勁地擦眼睛。把眼睛擦得紅紅地，他才站起身來，用鼻音向鄉民們演說道：

『唉！張德桂死得太可憐了！我正在想提拔他，不知道他爲什麼連這點福氣都沒有哩。我曉得他家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母親，我一定上呈文給縣長，說他是因公殞命，替他請撫恤去，諸位用不着操心！兇手我們也要想法子慢慢地訪拿。』

區長對待這團丁總算得天恩地厚了；然而丁家堡的鄉民們仍然一壁傷心，一壁非常驚訝：因爲這條路二十年來都沒有出過這樣的怪事，本地地面一向安靜，沒有聽說有什麼土匪，死者的行李和錢財並未劫，已經足夠證明了；那麼，難道是屬於仇殺嗎？像張德桂這樣的忠厚老實人，誰又會同他有冤仇呢？這真是一個「謎」了！



## 松喜先生

一

松喜先生把眉毛和眼睛縐在一起，坐在炕前發呆。他很不自在地想着許多不如意的事情，——也可以說是人生的煩惱，像有刺的蟲在他的心頭爬。

『二十塊錢一個月的差事，也就是勉強維持罷了！唉！咱們一家五口，每月夠多麼大的攪裹！油，鹽，米，煤，火，哪一樣不要錢去買？別說差事小，差事小也得跟人來往應酬；小有小應酬，大有大應酬。你要打算不應酬是不成功的，除了你不想在社會上做人。人家同事請你喫飯，你好意不去嗎？難道說這樣不給人面子去一趟吧，這玩意兒可又不是容易白喫的，早晚你也得預備回請別人。這是什麼年頭兒，那不是要人

的命嗎？從早起寫到黑，咱們的錢又不是明火搶來的，你說化上五塊六塊的吧，那就得讓一家大小餓着肚子！老母親，七八十歲的人哪！眼睛又瞧不見，你肯忍心讓她去受罪？北平的生活程度，可就比不上前幾年啦！小米麵都是好幾吊錢一斤，燒餅賣兩個大子一個，窩頭也都漲了價，簡直就沒有壓根兒一個子兒一個的大……衙門有時還不能按月關餉，欠了他媽的韓國人的一筆閻王賬總想不出法子來還……」

他想到這裏，忽然抬起頭來，歎了一口氣，那口氣便慢騰騰地在屋內陰暗的空氣中迴盪起來。他的陰沉的苦臉低垂着，心裏被憂愁填得連一點空隙都沒有。他交叉着臂，兩眼無神地望到蕭索的窗外，他真不知道這將近二十五年的時光是怎樣鬼混下來的：居然一混，就是二十五年！在這個新的世界裏，一切的事物都使他感到意外的迷惘，他彷彿變成了另一個朝代的人似的；尤其是成天對着壁上袍靴莊嚴的亡父的小影，如飄烟的往事便在他的心頭描畫出黯淡的輪廓，漸漸化成秋雨那樣的淒涼。不過他覺得他並沒有什麼地方不如別人：科學，白話文雖然完全不懂，舊

學他却是下過一點苦功的，長篇的策論八股從前也不知做過多少。啊！想不到如今竟會這樣的落魄，只能在人家手下抄寫幾篇公文，像僱傭似地一個月領取二十元的工資，連供養家室也不夠，一年四季都在號啼着困窮。最使他不能了解的是隣居的×君，連字都不大認得的一個鄉愚，居然會在隣縣當起局長來了，這是應當令人如何憤慨的事情！

如果有人在這個時候看見松喜先生，一定以為他是完全着了魔了。因為他的臉綳得鐵青，他咬着酥黃的牙齒，嘴裏咕嚕着，好像要和誰決鬥似的。他的憤懣不平的熱流，不息地在胸中鼓盪着。他意態激昂地喃喃自語道：

「嘿！不要以為他們人多不是？哥兒三，我就連半個都沒有瞧得起！拿本三字經出來，他要會講了，我就不姓松。」人之初，性本善。這兩句話他們要是懂得了牠的意義，你可以打我的嘴巴。可是人家的父親現在在×當局長哪！你問他是什麼資格，是大學堂畢業過業嗎？在前清得過什麼功名嗎？肚子裏有點兒墨水沒有？咱們哪一

樣趕不上人入股也不是沒有做過！你不信，就出個題目來試試瞧，咱們做出來，總也差不離，這我就敢說。他們夠得上說是讀書的人家嗎？就認得大洋錢！「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誰說賺錢是壞事情來着？可是你們哥兒三就別擺出那副臭架子給咱們看！——誰不知道你們父親是個潑奸……」

上面這一大段話，在他嘴唇邊含含糊糊地透露着，比拋梭子還來得敏捷，還來得飛動；有些話好像波浪一樣，滾到他的嘴邊來，又滾回去了，並不整個地吐出口外，像平常說話那樣地清晰。

「喜兒，你又在幹嗎呀？」他的母親在外間屋子裏聽見他的歎息，不由得問了一聲。

「媽，沒有什麼。」他淡然回答。

老太太滿頭的白髮，一張黑皺皮的尖臉，無精打采地走進來。她露出很不寧靜的神情，兒子鬱悶的話頭，已經深深地打動了她的心了。本來遲暮的老人都是最不

滿意現實的她們是永久都在追戀着既往最容易激起悲傷的情懷來。她的兩條昏暗的目光搖落到兒子的身上，慈憐的身影，是帶着一種吸引人的神異的魄力。她微微嘆道：

「喜兒，你總是愛跌在家裏發癡窮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這樣亂糟糟的午頭兒；我問你，不窮的又有幾個？咱們有什麼辦法想呢？我瞧還是「做天和尙敲天鐘，」得過且過罷！」

「您老是這麼說，隔壁×家幹嗎就有錢？他們又是有什麼根底的人家？」他很不以為然地駁詰道。

「話也不能這麼講，一個人自個兒有自個兒的運氣。」老太太立刻就提出她的信仰——「運氣」——來答辯。

「咱們一輩子都不會有運氣的。啊！運氣是什麼東西！他是專門拍闊人的馬屁的傢伙，您也想有運氣上咱們家裏來嗎？——媽！韓國人那筆款子您叫我怎樣還

他？」

「誰知道呢？咱們只好聽天安命吧！」

「你瞧，我什麼地方趕不上別人呢？」

「誰說你趕不上別人來着？差事的難找，也是實情；你沒瞧見璋兒的父親進城來了快兩年，現在還不是閒着的嗎？二十塊錢一月的事情，也就不易了，對付着過罷！咱們又沒親沒故的，又沒有路數，你又是這樣有志氣的人，不肯到滿洲國去；你想往高處爬，也得成哪！不是福叔看在你父親的面子上……」

「想不到爸爸從先也做過大官，他的兒子如今竟會這樣丟臉啊！」

「這怎麼能說丟臉呢？」

「當錄事還不夠丟臉嗎？」

「啊啊，照你那樣說起來，錄事就沒有人做了，公文誰還肯來謄寫呢？英雄是不怕出身低的，你爸爸在先……」

老太太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抬起頭來，遙望着壁上的遺像，心裏有點難受的感覺，繼續說道：

「……他還不也是替人寫過字嗎？寫字算不得什麼下流的事情，一樣地拿氣力去換錢。」

「爸爸，一點半了，該上衙門哪！」

他的最小的兒子貴生在窗外提醒道，把老人達觀的議論突然從中間截斷了。刺耳的「衙門」兩字像毒烈的砲彈似地轟擊着他的心靈；尤其是他的愛子顫弱的聲音，使他受了重感。忙望壁上的老朽的掛鐘時，長針正指在十一點上；他發出略帶喘咳的音調喊他的女人道：

「喂！大褂呢？」

「這兒！」兩隻枯黃的手把大褂送到他的面前。

他接過來披在身上以後，默默地向着他的女人瞥了一眼：她身材真矮小，活像

一個煤妯兒，瘦弱得多麼可憐！頭髮略略披散，髮下睜大的雙瞳紅腫着，好像睡眠不足的樣子。

『爸爸，您記着給兒子買餚餚回來！』黃瘦的小兒子當他出門的時候追着這樣喊道。

『我願意你長大起來，不要像你爸爸這樣不中用吧！』松喜先生頭也不回，大踏步地便踱到街心去了，心頭有無限哀感在壓迫着他。

## 二

松喜先生是一個平素大家最討厭的旗人，同時還是北平市政府××局官職中最低的一個錄事。在這樣一個所謂的大時代之中，社會上需要的是偉人，平凡人們的命運自然就被支配到絕望的路程上。尤其是旗人，他們的地位早已完全動搖



了，大多數都在貧困中沉淪；一半是由於他們好喫懶做成了習慣，一半也由於他們缺少相當的學識。某一些人還在夢想着溥儀能穀重返北平，照樣地每年發給他們多少旗糧。松喜先生是同那些人不大一樣的，他有着忠摯勤耐的精神；但他却並不因此就被社會所重視，依舊在一種冷酷與輕蔑中打發着日子。他的家世也和其他的旗人相同，逐日地衰微下去了，宛如晚秋的光景，萬物慢慢凋零不久就到了那嚴寒風雪的冬天。

『到滿洲國去吧，官統在那裏做了皇上了呢。』

有許多人都這樣議論着，因為這個機會太好了，誰也料不到溥儀還有出來的。一天，在前清有過官職的，受過優渥的聖遇的，都紛紛地走了。松喜先生很明白如今的滿洲國的局面，並不同從前一樣，到那裏去不管有好處沒有，做亡國奴這一層是毫無疑義的。他痛恨人們把「復辟」當做惟一的雪恥的途徑，自己本身却不去力圖振作，這是陷在一種絕大的錯誤裏面。他有時也不免將舊夢拿來重新溫習，從無

聊的繫戀中去尋求一點片刻的慰安；但新的夢境中，他却決然不再走進去了。

坐喫山空，正好像在薄冰上踏行一樣，一次兩次還可以，天天在上面走着，說不定那幕陷落的悲劇在任何時候都能發生。他的居住，因為有一所祖傳的小房子，雖然不成問題，然而值錢的東西，如像珍奇的古玩，名人的書畫，貴重的首飾，皮貨……有的已經走進高櫃檯去，有的也已經到了打鼓的人的手裏，全部都出脫了。每逢他一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便有些人用好聽的話來引誘他：

『到滿洲國去啊，你父親在前清不是有功名的嗎？到了那裏，宣統追念舊勳，一定有辦法。走吧，老松，借點路費都該去走一趟。』

『你看，×××不是去了一趟嗎？見到宣統了，事情雖然沒有，錢是弄了千把塊回來啦！你們家的官雖說沒有他那麼大，找個小差使總是容易的。』

『老松，我要是你的話，宣統一登基，我早就跑到滿洲國去了，還他媽的等到現在，你知道這是多麼好的機會！』

松喜先生因此心中引起了一場猛烈的戰鬥。朋友們的敦促，的確，是有着他們片面的理由的。他的已經固定了的思想也就跟着搖撼了起來。到滿洲國去呢，還是在北平找個小事混碗飯喫呢？這兩種念頭互相搏擊着，非常凶猛，彷彿兩匹獷悍的野獸的決裂。到滿洲國去吧，自然就是去做亡國奴了，自己已經這麼大的歲數，誰知道還活得了幾年，犧牲了個人本來沒有什麼；但是松喜先生慢慢轉想到他的兒子了，他的兒子還很小，爲什麼要讓他去過那種奴隸的生活呢？他將來在那邊再娶妻，再生了兒子，子子孫孫……於是眼淚像潮水似的氾濫過他的眼睛了。同時目前的生活問題也正像一個千斤重壓到他的頭上來了……一個人當找不到職業的時候，在街上去擺個拆字攤子，給人寫寫家信，難道說就不能維持生活了嗎？不過可惜自己並不是一個人，還有着母親，妻子，兒女，那麼一大堆寄生蟲。他只要闔目一瞑想，真奇怪，在他的腦筋裏立刻就顯現出來許多枯黃的面孔，對着他哀懇地流淚。他躊躇起來了，他很傷心地哭起來。要是在這邊找得到一個小事，最後他決定了，他無

論如何也不離開北平，更不用說到什麼滿洲國去了。雖然許多人在用各種方法來誘惑他，他始終神智清明着，沒有昏沉下去。

過了幾天，他便抖擻起精神來，寫了許多請求朋友們幫忙給他找事的信。一直有兩三個月，他們都沒有回信；他去找他們的時候大半又都托詞不見；見着的人，永遠是那麼一句話，「請等一等，我一定給你想法。」

他有一夜在記憶裏忽然會搜尋出一個在××局當科員的遠房的叔叔來了，他立刻就覺得自己正好像航船在黑夜的海上，看見了一線微弱的光亮。他整理整理服裝之後，便去見這位老人。

他的叔叔白福的光景已經遠不及前幾年了，（在北政府時代，他是曾經闊綽過一個時期的，）因為局子裏的薪俸太少，不夠一個大家庭的開支，手邊也常常十分窘迫，房屋的大部分都租給了南邊的客人，自己的眷屬却搬到一個小偏院裏去住，他也露出蕭條的晚景來了。老年人們十九都是喜歡榮華熱鬧，過不慣淒涼的生

活的；尤其當境遇不大好的時候，他們最高興會見晚輩的親人。如果你閒着，肯時常去問候他的起居，他對你總分外地表示好感。所以松喜先生一來，白福便立刻滿面春風地接待他，還引着他到上房去拜見多年沒有會晤的孀媽。他的兒女們也都歡呼着，跑來同堂兄見面。最後他們才回到客廳，落坐下來。

老人很親熱地注視了松喜先生許久，才驚訝地喊道：

「松喜，你怎麼弄得這樣頹唐呢？光陰真是容易混啊！咱們也快七八年沒有見面了，還是那年正月間，我逛廠甸書攤的時候瞧見過你。你的歲數還沒有我大，怎麼就老得這樣快呀？」

「真是沒有辦法！福叔，一個人境遇太不好了，當然就要老得快些。」松喜先生淒然答道。

「唉！真是的！這個年頭兒，哪家都在鬧窮。」白福很同情他姪兒的話，感慨繫之地說：「咱們家也是一年不抵一年了。自從政府南遷了以後，局面一縮小，咱們簡直

就沒有法子過日子。關外還進來了好幾萬人，他們都是不甘心做亡國奴，到這邊來謀生的。」

松喜先生沉默着，臉上的憂鬱色調比剛才進來的時候反而加濃了起來。

「衙門裏那四五十塊錢的薪水，家裏哪里夠用！松喜，你知道嗎，咱們這幾年來一半也就是靠着房租過活。唉……」

「唉……」兩個人的嘆息聲不約而同地都發了出來。

「我說，松喜，」白福很急遽地問道。「你又不是一個筆底下寫不出來的人，怎麼也不去找個事情做呢？坐吃山空，那真不是一個辦法。一天兩天，算是混得過去，這麼長的日子，你也不打算打算，你也是一家大小好幾口人哪！」

松喜先生彎着腰，很恭敬地答道：「我何嘗不這樣想，不只一天了；可是因為沒有路子，所以什麼地方都進不去。」

「你小楷總還能寫吧？我想。」

「倒是成，眼睛有點花，戴上鏡子，總還可以對付；就是寫得稍微慢一點，因為手發抖。」

「我去跟×科長說一聲吧，咱們這裏公事忙得很，正短一個幫手——錄事。別人要是來的話呢，還得費點事，你來大概總可以想法子。」

「錄事？」松喜先生的心裏閃耀着一點希望的光亮了。

「我給你去說試試看！我看這個事情雖說很小，總比你在家裏閒着，坐吃山空好些。」

「好吧，那就費您的神去說一下，福叔。」

「×科長跟我是把兄弟，介紹這個小事情，據我推測，他也許不好意思不答應；你又是我的姪子，——不過他總得向局長請示。」

「謝謝你的栽培，福叔！」

「你就回家去待着聽信吧，松喜！」

松喜先生大踏步跨出門，露着滿臉的笑容回家去了。

三

松喜先生不久便在××局第×科當起錄事來了，薪水是二十塊錢一個月，據說已經要算特別從優發俸的了；初進局子的人，便能得到這個數目，真是很不容易的事，起碼一定同局長有什麼特別關係才會這樣。現在請你們容許我在這裏補敘一點松喜先生的形態和性情。

他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男子，穿的並不襤褸，一件黑呢的，鈕扣開在旁邊的馬褂套在藍布長衫外面，馬褂的袖子已經完全磨破了，現出藍的裏子，並且發出油漬的光輝。他的耳朵很小，小得來和一隻小老鼠相差不多。他的臉狹而長，像一匹驢，塗滿了通紅的酒糟。論年紀他雖然並不算老，他的背却已經變成了一個不小的角



度。在風寒雪重的濃冬，他惟一禦寒的方法，就是將一頂紫紅色的風帽緊緊拴在頭上，從頭部直鋪展到背峯，還搖擺着一對綠綾子的飄帶。在夏天，他大半穿着短汗衣，一隻手拿着眼鏡盒，一隻手握著兩枚光澤非常的核桃。據他自己說，這一對核桃的功用很大，他在街頭閒行的時候，背着手不時地轉動牠們，便可以迸擊出一種輕微的聲音來，驅除沒有旅伴的寂寞。他的老光眼鏡是純粹預備看報用的，他每天到局子的途中，照例要先到胡同口外去看一次木牌上的日報，並且高聲讀着，和他兒時在私塾唸書的情景一樣。

松喜先生進××局以後，大家都老大不肯理他。因為一個錄事在一般位置稍高的人們的眼中可以說是連一粒塵砂那麼小的影子都沒有。他們覺得錄事和聽差一點都沒有分別：一樣地供人的驅使，一樣地領很少的工資。他們充其量不過是笨重的機器罷了，上午把他們搬到棹上去工作，黃昏時候又從棹上把他們卸下來。每天都是這樣呆板地使用，如果破損了，新的多得很，不妨再重找幾部來替代。並且在

現在的官署中，等級的高低，很有拿漢文來做標準的趨勢。尤其是在松喜先生這個局子裏，凡是位列權要的人，公務人員們都不約而同地承認他的文章一定是桐城宗派，古文巨擘；雖然他的大作從來沒有讓大家拜讀過，並且也沒出過單行本在市場上發賣。至於錄事，他們以為大抵都是漢文不大通順的人；不然，他們為什麼不去做祕書，科長，却降格來當錄事呢？錄事除了抄抄公文之外，還能做點什麼呢？科員要去和科長周旋，科長要去和局長周旋，局長又要時刻奔走於市長與祕書長中間，錄事自然就沒有人來過問了。他們想和科員之類交際一下，那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科員多半是已畢業或未畢業的大學生，他們的眼光頗為遠大，上司頂多都是片面虛假地敷衍，抄謄的小書記，根本在他們的心目中就好像沒有這樣一種人類。一天二十四點鐘，多麼寶貴的光陰，拿來消耗一部分在和錄事諸公往來上，那是多麼的不值得！不惟如此，而且每當錄事從他們的面前走過，他們往往還要用嘴唇吹出噓噓的調子，輕蔑地低聲提醒他們的同座道：『你瞧，飯桶來了！』同座的人也用

狂憨的笑聲來附和，露出藐視的臉色來，接着說，「是的，是的，他們真是十足的飯桶呢！」

松喜先生剛進局子來的時候，他也很不甘於這種孤獨與寂寞，尤其是大學生的這種刺心的侮辱，是他從來沒有經歷過的。「飯桶」兩個字顯然就是象徵着古人所謂「尸位素餐」的意思，松喜先生是個懷才不遇的人，哪裏能聽受這類沒有理由的譏諷呢！他真恨不能馬上跑近前去，每人賞他們兩個耳光。畢竟一月之後，他的倔強的性格漸漸地軟化了一方面是這類的現象他已經司空見慣；另一方面是由於同事們的勸告和溫慰，把他慢慢也養成了具有中國人能忍耐的美德。他和同事們，（那些和他一樣抄謄的人，）感情都很好，因為他的漢文在他們一羣人中要算不錯的，他很熱心地常常校改同事們謄寫的字誤，因此他們都逐漸減少了聽到科長的申斥的次數，莫不對他表示一種親切的心感，便常常發生請他吃飯的盛舉。他又不好意思謝絕，日子久了，還席當然就免不了。這件事很使他痛心，因為他的

薪水只有二十元，還要供給一家老小的用度，無論如何也不敷支配。後來覺得任什麼侮辱與輕蔑，都可以忍受下去；他惟一的希望是局子裏能夠增加他一點薪水，那便算「皇恩浩蕩」了。可是距進局子的日期已有十個月了，希望的實現還在無盡的縹緲裏，他的憂鬱並不是平空生出來的。他的額上的皺紋是逐漸地多起來了，他的頭上的白髮是逐漸地密起來了。

松喜先生在局子的情形不外乎上面所寫的那些。他的交談與應酬大概也只限於錄事團的範圍。他的叔父的辦事室離他很遠；白福偶爾來望望他，一個月頂多也就是一兩次。局子辦事的人們，不明白他們間的關係，每每覺得科員接交錄事，事情有點希罕，不免臉上露出了詫異的顏色。

說到松喜先生的家庭，一共有六個人；母親，妻，大兒子，媳婦，小兒子，再加上他自己。大兒子富生是已經成人，學過兩年法文的，在××鐵路上做事去了。每逢年節，大兒子照例要回家一趟。就形式上說，他已算得和家庭脫離關係，獨立生活的了。他從

來沒有給家裏寄過一個錢來，倒不要緊，連他的薪水確實的數目家裏都沒有。知道；媳婦却還要父親給他養在北平。

松喜先生的母親要算一位真正旗籍的老太太，人世間的辛苦，她早有了很深的閱歷。她從前也做過貴族氣派的夫人，心裏貯滿過榮華與虛榮，游手好閒的程度和民國的女太太女學生們比較起來，並不在她們之下。她每天也會經消耗過她的大部分時光，站在大門口看街，有時賣炸麵筋的路過，她還要切上幾個子的豬耳朵來夾着火燒，細細地嚼着。吃完火燒，前門煙捲接着便又拿到嘴邊。她有時也擦着深濃的胭脂，穿起細料的旗袍，僱輛馬車到各處去閒逛。她如今是老了，深深地覺悟過來了，這些年來她都是非常省儉地來替她的兒子處理家務。她對於十幾年前的黃金時代，並不是完全已經拋去了夢想與懷慕。不過她好像比起她的兒子來，還更堅決地相信她們的崇高的殿宇，輝煌的樓台，都成爲後人憑弔的資料，舊日的靴帽頂戴，盛朝壯觀是無法恢復的了，所以她極力地慫恿松喜光生去就民國的事情，不論

怎樣卑微的差使也好，她說，如果能夠維持這個已經衰落的家庭，不至於成天當賣，弄到破產，便算大家的幸福！

以松喜先生的資格而論，科員之類的官職未始不能綽綽裕裕地做下來。無奈時運不濟，結果謀到的是一個二十塊錢替人抄寫的差事，而且已經是經過千辛萬苦了。老太太自然心裏有些憤憤不平，她心想中華民國不識了的人們鬧起來的遍地都是，爲什麼單獨她的兒子，他還讀過不少的書，偏偏就會這樣日暮途窮呢？她常常在暗地裏詛咒着：「唉！這樣渾沌不清的鬧下去，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民國滅了前清，不要太得意忘形了呢，要不自強，說不定鬼子們又會將中國瓜分了去，那會兒誰也免不了掉當洋奴。啊啊，你們不要總是斜着眼睛，撇着嘴唇，太瞧不起咱們在旗的了！漢滿蒙回藏是應當一律平等的……」

她雖說心裏這樣憤慨激昂，表面上却一點都不露出來；她還不時勉勵她的兒子安分守己地把這個差使做下去，她期望着，如果天有不絕人之路，她們的境遇也

許慢慢會變好起來

松喜先生的妻子也是很能吃苦的婦人，這個家可以說完全由於他們夫婦裏外的支柱。他盡力地去找錢，她在家裏做着各種的事情；伏侍老人，洗衣服，收拾屋子，做飯，打雜。她清早起來就忙起，一直要忙到深夜；有時還要做家庭間的裁縫。她簡直是一個擔子最重的女僕，心力交瘁地成天地工作着。就她的面容和粧束看來，與其說她是一個家庭的主婦，不如說她是一個下等的苦力，或垃圾堆中爬出來的動物。更覺得恰當些。她在家庭中所得到的惟一的報酬，就是她丈夫給與她的溫煦的恩情。在午夜她們常常在炕上對坐着悽然垂淚，歎息。她們覺得只有那十齡的孩童貴生，能夠安慰他們的晚景。

大兒子富生的媳婦並不能幫助他們什麼，她嬌媚得像一枝豔豔的蓮花，只能栽在荷池中招引顛狂的蜂蝶。她是認得幾個字的，丈夫又私下寄了錢來，所以她就買了些低級趣味的小說回來閉門靜讀，很少有功夫出來周旋這一家人。更多吃飯

的時候幫着擺擺碗筷，有時到廚房去漿洗自己的衣服，或者到老太太的房間去供獻一點假意的殷勤。松喜先生夫婦自然是事事都看着不順眼；但是因為和她的父親總算多年的好友，半素又知道她是在家裏嬌養慣了的，終覺不好意思深加責備，怕引起什麼反感。況且家裏的事由松太太一個人已經就能勝任愉快地處理下來了，因此大家便懶得去理她，算是這一縷小波，並不會掀起什麼大浪，家庭中和睦的空氣，居然能夠維持着。松喜先生家的用度的拮据是常常不能避免的，有時便靠松太太回娘家去借一點。但是最近松太太的父親忽然死了。他們以前零零碎碎借的錢還不能算，新近借的五十元，因為對方人一死，錢需要得很緊急，這一筆款子不能不先還出來。松喜先生幾次向同事們去通融，他們也是一樣的窮，想不出法子，最後松喜先生經人介紹，找到一個賣白麵的韓國人，算是把這筆債還清了。他向那個韓國人借了五十元；但是條件很苛刻，他是咬着牙忍痛地承受下來的；那些條件是什麼呢，就是——



(一) 借款五十元，須還款一百元；

(二) 限兩週內歸還；

(三) 由一家大字號的舖子擔保；

(四) 借款人到期不歸還借款時，得將該商號的貨物全部沒收。

借債還沒有到一個星期，韓國人便天天派人來催還了；因為期限是兩週以內，這句話非常游離，把松喜先生弄得簡直沒有辦法，成天都在奔忙着，到處張羅款子；然而却一點着落都沒有。這件事把他陷在困難中有三四天了；在家裏待着不舒服，上局子也是同樣地不痛快。有時還要躲着那催款的人，怕在門口遇見他，糾纏不清。據那個催款人說，過兩天要是再沒有確實的答覆，那個韓國人就要自己出頭了，到了那個時候，他是一點什麼忙都幫不了，事情弄僵了，中國地面自然是管不了，連喜多他們也決不肯因為這點小事出來說話。並且韓國人又沒有做了什麼犯法的事情，只是松喜先生借了人家的錢，賴債不還，自己不在理。聽說韓國人是不大好惹的，

松喜先生不由得怕起來了，連家裏每一個人談起時，皆莫不變了顏色。他真有點後悔，當初不該借債還債，爲什麼一定還要借韓國人的錢呢？然而後悔已經沒有用了，來不及了。譬如卽令有一列鋼刀排在前面，松喜先生沒有別的路徑走，也只好衝上前去！

#### 四

現在離還賬的最後期限只有四天了。

松喜先生這天早晨從家裏很早就出了門，預備在馬路上溜兩個圈子，然後再上局子去。他背着手在那遼闊的馬路旁跨着步。他的憂鬱的情緒，在這清晨的新鮮空氣之中，倒融解了不少。家庭中那幾張苦臉也淡然地從他的心頭消失了。只是頭發昏得可以，彷彿中了薰人的煤毒，有千斤的重量沉沉地壓在他的頭上。他心裏總

發惡心，低下頭狂咳了一陣，咳得喉嚨都發癢了，却吐不出什麼來。他希望把心血都嘔完了牠，這樣，他的一切責任，債務，當他眼睛一閉的時候，也就跟着和他脫離關係了。但是母親妻子應當陷在怎樣困難的一種情形中間呢？一個人是不能隨便死的，沒有把自己應做的事情做完，留給後人去收拾，是合理的嗎？死了以後，看見老母同弱妻受苦，真的自己就能把眼睛閉得下去嗎？他往這方面一想，精神上越發覺得痛苦起來了。他的眼前到處都浮動着模糊的黑影，他缺少着去分辨他們的，那種清楚的頭腦。看見到局子那條路去的電車高響着驚耳的腳鈴，一輛跟一輛地飛駛過去了，他也不去攀登，只是直着眼睛，沿着馬路無目的地的亂走。他的臉色慘白得很可怕，途中和他相值的人，只要稍稍一留心，都能覺察出松喜先生的深沉的病容來。

他的脚步高低不平地起落着，越走越沒有力量，越發弛緩起來了。在他的眼中，街上櫛比的房屋都在映着倒影，車馬像螻蛄似地在地上旋轉，電燈竿忽然像長蛇一樣地蠕動着。人聲和車聲在他的耳邊簡直成了雷霆的震驚了。莫明其妙地，那個

韓國人的形體又在他的記憶裏顯映出來；鷹鉤的鼻子，面皮油黑，身材雖然短小，並且很瘦，樣子卻很兇惡，磨拳擦掌地咆哮着，拳頭擊在棹上的聲音，就能使人全身戰抖。於是接着韓國人前天晚上在松喜先生府上討債的那一幕情景，像一張充滿了恐怖的影片似地又在這個可憐的小錄事的眼底展開了。

『還錢！借錢要還的。說好的，兩個星期的。媽的個×！』韓國人想不到居然親身來了，由那催款人×××的陪着高踞在松喜先生的堂屋的椅上，狂吸着煙捲。中國話雖然說得不很好，意思很明白：討債而來。

松喜先生臉上的顏色和灰土一樣，坐在旁邊，一句話都不敢回答，只是擦着洋火，巍巍地給客人燒煙。松喜的母親，也把眉頭皺得很緊，却又不得不堆着笑臉來竭力地說好話。當時嚴厲與悽慘融和着的空氣整個佔領了那間屋子。沉默了一會，松喜先生拉了那位中國催款人一把，上牙敲着下牙，吞吐地央告道：

『×大哥，您給說一句好話，錢是早晚都要還的，跑不了。』

中國催款人搖搖頭，顯出十分鄙夷對方的神氣。「你如今來求我了，早幹什麼去了呢？我話早就說在前頭啦，人家本人來了，你們才知道厲害的。」

「×大哥，您也不是不知道咱們家的困難，」老太太忙着接過去，委婉而和悅地說道。「咱們松喜局子裏就那麼一點兒薪水，真對不住這位先生，他的賬到了日子總是要還的，要馬上就還，那可沒有法想。說兩個禮拜，自然頂多也就是兩個禮拜，一定給他送上府上去的，哪裏敢勞動他的大駕，自個兒來了！」

「不行！」韓國人中國話雖然說得不高明；但是聽話的程度却有一點；他站起來在棹上拍地一巴掌，咬着牙使勁地嚷道。「我要回國，等不了，錢就要的。」

「×大哥，在這幾天內，我一定給他想法子，您請他坐下喝茶，別着急！」松喜先生並不直接向韓國人談判，總是轉彎摸角向那位中國催款人囁嚅着說。

中國催款人和那位韓國人噤咭了幾句外國話以後，嘴上就浮出奸滑的冷笑來，慢騰騰地說道：

『我跟他說了。他這三五天之內就要回國去，不是爲了你這筆款子，他早就走了。他說，不還，他會找舖保要去！』

『那您可千萬別讓他去，我們並不是不肯還錢，兩三天裏頭總要想辦法把他把本利都籌出來。』

『他真的要回國嗎？』老太太問道。

『當然嘍！他們外國人是從來不說謊話的。』中國催款人板着面孔回答。  
韓國人一聽見這個話，黑臉上閃着狡獪的表情，又向他的同伴噉咕起外國話來。

那位催款人把頭掉過來，向着松喜先生，大聲道：

『他說，你們讓他不走也可以，他在這裏的住宿費同將來的旅費，那都得請你們負擔。我問你，松喜先生，你們負擔得起嗎？欠別人這麼一點錢都還不出來的人！』

『那我們可不敢。』老太太咋一咋舌頭，轉了話鋒向她的兒子說。『松喜，你從

拿兒個起，趕快給這位想法子吧！」

「媽，我半天就去張羅去。」松喜先生望望他的面無人色的母親，又望望坐在那裏的，神氣十足的閻王債主，低聲下氣地問道。

「我想到了滿期那天怎麼樣？」

韓國人發怒道：「不行，離滿期還有好幾天，我要走的，我要回國的，是不能等得久的。」

松喜先生向對方鞠了一個躬道：「請你限一個日子好了。」

老太太的眼睛又望着那位中國催款人了。「松喜說，請他給限一個日子。」

兩個催債的人又相視地囁咕起來，中國幫手的外國話好像說得非常惡劣，裏面時時刻刻都摻着國語。韓國人兩隻手插在腰際，他的眼睛像做賊似地滿屋亂瞧。「他說，下禮拜一下午六點，你一定得把一百塊錢給他預備出來。要是到那天沒有辦法，他更要不客氣地去沒收舖保的東西了。他們外國人，說什麼就做得出什

麼來的，你可不能當作玩兒啦，我告訴你。」

「下禮拜一？」松喜稍微沉吟了一下。

「下禮拜一六點鐘！」韓國人決不容讓債務人猶豫，大聲說。

中國催款人像火上加油似地叮嚀道：

「咱們話可說定了。那天可就別拿不在家來搪塞，像從前那樣的情形找您要錢，老是推不在家。別人是外國人，不在家，不在家難道欠的賬就吹了不成？天地間哪有那麼好的事！」

老太太還是露着笑臉，不住地陪小心。「×大哥，行啦，行啦，您也得幫着咱們一點兒。」

「我還沒有幫你們的忙，天知道！老太太，公事公辦，銀錢的事，您也是經手過來的。咱們一點兒不能含糊。當初介紹借錢給你們的時候，就是幫你們的忙；如今催還韓國人的欠款，也是幫你們的忙。怕你們找罪受。我這個人做人還不夠嗎？自己找麻煩。」



煩，把圈子白個兒往脖子上套，闖的什麼！

松喜先生低下頭，再也不說什麼話了。

那兩個催債人高視闊步地搖擺着身體，跨出了松喜先生的宅門，連他們映在月夜地上的人影都是可怕的！

今天已經十六，離還債的日子，只有三天了。這三天的光陰比飛鳥還要快些。松喜先生的計劃，事實上又只有借賬還賬了。因為他打聽到某同事有一筆款子可以挪用，哪知道昨天跑去，時間已經太晚了，人家又早已用高利借了出去。他很想發起一個會；但是因為時局不大安定，起會斂錢的方法，人們十有九個都懷疑着，怕靠不住，發生拐款一類的事情，目前同事們大家無不鬧着經濟恐慌，這自然是一個更大的原因。局子裏關前，月底是否能夠實現，也是一個問題。這——於是把松喜先生陷於束手無策了。向會計先生去借上十元八元，也許可以辦得到；然而同欠賬的數目，

未免相差得太遠。自己還得去向會計先生一再地申告，求情。遇到他老人家不高興的時候，還要受到詞嚴義正的教訓！爲幾塊錢去受一頓申斥，這又是何苦來！並且錢拿來又不夠用。『債務！不能解決的債務！』松喜先生心裏歎息起來了。『一百元這個數目真不算小啊，恰恰是自己五個月的薪水！瞧韓國人的口氣，是絲毫沒有通融的餘地了。那麼，有什麼方法可以償還呢？或者有什麼方法可以逃避呢？倘使本人那天下午六點鐘不回到家裏，韓國人來了怎麼辦？舖保是自己的姑父，好意思去連累他嗎？』他簡直彷彿走進了重圍中。

『尋一條乾淨的路去吧！』

松喜先生被悲觀的潮水壓倒了。他忘却了他的風中殘燭似的母親，如果知道了她的兒子有什麼不幸，從此失去了晚年的慰藉，該多麼傷心！還有那可愛的貴生小兒子，同甘同苦的妻子……但是他已經走出××門了，到了兩邊都是大柵欄的鐵道上了。黑茫的顏色塗滿了他的周圍，無數的痛苦的力量在內心掙擊着他。他的

頭和兩眼都益發昏沉起來，神經完全失掉主宰了，他大踏步地便走到那鐵軌的中間去。

火車的笛聲拉長地叫着，冒着濃厚的黑烟；牠像一匹巨獸，張大了口，臉上帶出發現食物似的，得意的喜色，沉着地慢慢爬行過來了。



封底